

# 清华简《芮良夫毖》解析

子居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589>

孔子2000网站，2013年2月24日

近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一书发布，其中载有多篇《书》系文献，其学术重要性自不待言。书中《芮良夫毖》一篇，学者或认为是西周晚期的重要历史文献，而笔者的分析结果则是，《芮良夫毖》最有可能是成文于鲁昭公十年春正月之后、夏五月之前的一篇齐地文献，且与管子学派颇有渊源。因此，恐不宜以篇中之内容来论证西周晚期情况。

由此反观诸《书》系篇章，学界往往有将篇章中人物对话视为“实录”的情况，无论所涉及人物是属于殷商还是西周。即便被指出有不见于商周时期的词汇，也往往解释以后人润色等等说辞。固然，先秦文献经常有缺乏严格、稳定文本状态的特征，但在无任何版本篇章等证据的情况下，若即以后人润色修改为辩辞，显然不能说是科学严谨的论述。今所见《芮良夫毖》一篇，则不仅随处可见不属于西周时期而多见于春秋时期的词汇，而且由于全篇各句多属韵文，且多为四言，甚而有的词汇是处于韵脚位置的，故其改易润色的难度可想而知。推此及彼，其它《书》系、《诗》系篇章实际上也往往有类似的情况，此点当是非常明确的。

本篇即是通过《芮良夫毖》一篇的全文进行解析梳理，将若干词汇的出现时间举证加以确定，从而在多数词汇的重合时段基础上对《芮良夫毖》一篇的所属时段给予证明的过程。

在此之前，笔者已提出一处简文拼合的调整<sup>1</sup>，原简 10 的上段“忧思毖先人有”句，似当接于简 27 的下段“亡父母能生”句之前，二者间补入“言”字。原简 27 的上段“□□戾之不□”，当接于简 13 “用协保罔有怨诵”之前，本文即以此顺序进行分析。

由《芮良夫毖》全文可见，在其文中，已出现很多殷商、西周时期未见的虚词用法，如春秋初期的“未”、“如”、“彼”；春秋前期的“此”、“矣”、“所”、“何”、“而”、“必”、“於呼”；春秋后期的“莫”、“者”、“当”；春秋末期的“夫”等等（所涉及的虚词分期，可参看笔者的《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sup>2</sup>及清华简诸篇《解析》文章）。因此，由虚词的使用情况已足以判断，清华简《芮良夫毖》一篇的成文时间当是不早于春秋末期的。

在实词方面，则更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证据来证明《芮良夫毖》一篇实当是属于春秋末期的作品。下面，即逐句对该篇的内容及用词情况进行讨论。

## 释文：

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

<sup>1</sup> 《清华简〈芮良夫毖〉简序调整一则》，孔子 2000 网站：<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546>，2013 年 1 月 12 日。

<sup>2</sup> 《学灯》第十七期，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jianbo.org/admin3/2011/xuedeng017/ziju.htm>。2011 年 1 月 1 日。本文中传世文献的分期，基本皆是以此文为基础，例如以《尚书》诸篇成文俱不早于春秋等，文中不再做详细说明，读者可自行查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一文的相关论证。

厥辟御事，各营其身。

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恤邦之不宁。

芮良夫乃作毖再终，曰：

敬之哉，君子！天猷威矣。

敬哉君子，寤败改繇。

恭天之威，载听民之繇。

间隔若否，以自訛讀。

迪求圣人，以申尔谋猷。

毋忧闻繇，度毋有咎。

毋怵贪狡悞，满盈康戏，而不知寤告。

此心目亡极，富而亡况。

用莫能止，欲而莫肯齐。

好尚恒恒，敬哉！

顾彼后复，君子而受柬，

万民之咎所而弗敬。

卑之若重，载以行峭险。

莫之扶导，其犹不邈丁？

敬哉君子，恪哉毋荒。

畏天之降，载恤邦之不臧。

毋自纵于逸，以器不图难。

变改常术，而亡有纪纲。

此德刑不齐，夫民用忧伤。

民之残矣，而谁适为王。  
彼人不敬，不监于夏商。  
心之忧矣，靡所告瘵。  
兄弟慝矣，恐不和洵。  
屯员满溢，曰余未均。  
凡百君子，及尔苾臣，  
胥收胥由，胥谷胥洵。  
民不日幸，尚□□□。  
□□□言，则威虐之。  
或因斩柯，不远其则。  
毋害天常，各当尔德。  
寇戎方晋，谋猷惟戒。  
和专同心，毋有相备。  
徇求有才，圣智勇力。  
必探其宅，以亲其状。  
身与之语，以求其上。  
昔在先王，既有众庸。  
□□庶难，用建其邦。  
平和庶民，莫敢僖僮。  
□□戾之，不□□□。  
□用协保，罔有怨诵。  
恒争献其力，威燮方讎，先君以多功。

古□□□，□□□□。

□□元君，用有圣政德。

以力及作，變仇启国。

以武及勇，卫相社稷。

怀慈幼弱，羸寡幺独。

万民俱懋，邦用昌炽。”

二启曰：“天猷威矣，舍命亡成。

生□□难，不秉纯德，其度用失营。

莫好安情，于何有争？

莫称厥位，而不知允盈。

莫□□□，□□□□型。

自起残虐，邦用不宁。

凡惟君子，尚监于先旧。

道读善败，卑匡以戒。

□□功绩，恭监享祀。

和德定刑，正百有司。

胥训胥教，胥裁胥谋。

各图厥永，以交罔谋。

天之所坏，莫之能支。

天之所支，亦不可坏。

反反其亡成，用匡何威？

德刑怠惰，民所詆叱。

约结绳断，民之关闭。

如关拔扃管，绳断既正，

而五相忧悒，遁易凶心。

覘甄嘉惟，蕃和庶民。

政令德刑，各有常次。

邦其康宁，不逢庶难。

年谷纷成，风雨时至。

此惟天所建，惟四方所祇畏。

曰其罚时当，其德刑宜利。

如关拔不闭，而绳断失揆。

五相不疆，罔肯献言。

人诵扞讳，民乃邵器，靡所并依。

日月星辰，用交乱进退，而莫得其次。

岁乃不度，民用戾尽。

咎何其如？殆哉！

朕惟冲人，则如禾之有稗。

非谷哲人，吾靡所援口诣。

我之不言，则畏天之发机。

我其言矣，则佞者不美。

民亦有言曰：谋亡小大，而器不再利。

屯可与玩，而鲜可与惟。

曰於呼畏哉，言深于渊，莫之能测。

民多艰难，我心忧思。

繄先人有言：亡父母能生，亡君不能生。

吾中心念诰，莫我或听。

吾恐罪之[及]身，我之不口。

口口是失，而邦受其不宁。

吾用作毖再终，以寓命达听。”

### 释文解析：

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

整理者指出：“周邦，见于《尚书》和西周金文，《周书·大诰》：‘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大克鼎（集成二八三六）：‘天子其万年无疆，保乂周邦，峻尹四方。’指周王朝，‘聚’通‘骤’。”<sup>3</sup>“骤”字不见于殷商及西周材料，其用为副词以《管子·版法》：“骤令不行，民心乃外。”及《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为可溯较早的用例。《管子·版法》篇的成文时间，笔者于《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sup>4</sup>已指出很可能原出自管仲之手，即在春秋中叶左右，《左传》所涉段落则有“夫礼乐慈爱，战所畜也。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句，而虚词“夫”的使用，于今可见，以《司马法》和《孙子兵法》为最早，因此《左传》所涉的此段文字以春秋末期为最可能。故《芮良夫毖》的首句“周邦骤有祸”决定了其必不能早于春秋中叶，而很可能属于春秋末期。骤，数也。

<sup>3</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7页注一，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4</sup> 《学灯》第十七期，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jianbo.org/admin3/2011/xuedeng017/ziju.htm>。2011年1月1日。

此句是言周邦屡屡面临祸患。

整理者言：“寇戎，谓来犯之戎。《逸周书·时训》：‘鹰不化鸠，寇戎数起。’《周礼·春官·小祝》：‘有寇戎之事，则保郊，祀于社。’晋，进长。《易》晋卦《彖传》：‘晋，进也。’《后汉书·西羌传》：‘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后汉书·东夷传》：‘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帝王世纪》：‘自厉王失政，猘允荆蛮，交侵中国。’”<sup>5</sup>“寇戎”一词，同样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方”字的虚词用法也是春秋前期才出现的。笔者于《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已指出《逸周书·时训》当不早于春秋前期，同样有“寇戎”一词的《周礼》、《月令》皆可能属于战国初期，《管子·五辅》、《周易·彖传》则较可能为战国前期作品。那么，《芮良夫毖》若属春秋战国之交的作品，正可上承《时训》，下启《周礼》、《月令》、《彖传》与《五辅》。“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虽是对西周末期情况的追述，但明显也同样与《公羊传·僖公四年》所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春秋局面相似。由此不难判断，《芮良夫毖》的作者就是欲以此篇来托古讽今，籍史遣怀。

厥辟御事，各营其身。

整理者言：“厥辟，见于墙盘、师询簋、虢叔旅钟、速钟等，‘在叙述或对话中处于第三身语境’（参陈英杰《谈金文中‘辟’字的意

<sup>5</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7页注二，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义》，《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第七七二—七九〇页，线装书局，二〇〇八年），意为‘其主’，这里指周厉王。……御事见于《书·牧誓》、《大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顾命》等篇，孔传：‘诸御治事者。’孙星衍疏：‘主事者。’此处当指荣夷公之辈。莒，读作‘营’。《公羊传》庄公二十五年‘以朱丝营社’，陆德明《释文》：‘本亦作莒，同。’《孟子·梁惠王上》‘经之营之’，朱熹注：‘营，谋为也。’简文是指周厉王和他的执政卿士专利。”<sup>6</sup>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韩诗外传·卷八》：“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将不堪。”战国《虢羌钟》铭文：“唯廿又再祀，虢羌作戎厥辟韩宗敲率征秦连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皆可证在春秋战国时期，“厥辟”一词仍在使用。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齐王章》：“御事者必曰：三晋相坚也而伤秦，必以其余骄王。”也可证战国后期仍有“御事”之称。卿大夫专权夺利、以私废公等等，也是春秋时的普遍现象。因此，“**厥辟御事**”句无法证明《芮良夫毖》篇是属于西周还是春秋战国时期。

再看《左传·成公十六年》：“子叔婴齐奉君命无私，谋国家不贰，图其身不忘其君。”《国语·楚语下》：“子高曰：……复言而不谋身，展也。”《礼记·檀弓》：“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其事君也不敢爱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君陈则进，不陈则行而退，盖随武子之行也。”可证营身、谋身、图身之类的观念流行于春秋中晚期以后，因此可以推论，《芮良夫毖》

---

<sup>6</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7页注三，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的成文时间当去春秋中晚期不远。

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恤邦之不宁。

“争于某某”的说法，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而以春秋末期为可见最早。如《逸周书·史记》：“君娱于乐，臣争于权，民尽于刑，有虞氏以亡。”《孙子兵法·谋攻》：“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左传·定公五年》：“斗辛闻吴人之争宫也，曰：吾闻之：‘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吴争于楚，必有乱。”《国语·晋语八》：“叔向谓赵文子曰：……诸侯将载之，何争于先？”皆可证，其中尤以《逸周书·史记》的“臣争于权”句和《芮良夫毖》的“恒争于富”所指类似。

“庶难”则可见于《国语·晋语九》：“赵简子叹曰：……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可见也是春秋末期词汇，且“莫治庶难”与“不恤庶难”在语义上也是类似的。

《逸周书·祭公》：“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清华简《祭公》篇类似）属春秋后期作品，其言“莫恤”可与本句对应，故二者成篇时间当接近。

与“恤邦”对应的，《国语·晋语八》有：“文子曰：有人不难以死安利其国，可无爱乎！若皆恤国如是，则大不丧威，而小不见陵矣。”同样是春秋末期之语。因此，综合判断本句中所用词汇的时间段范围，以春秋末期为可能性最高。

芮良夫乃作毖再终，曰：“敬之哉，君子！天猷威矣。”

毖，原字作“秘”，整理者言：“芮良夫，芮国国君，厉王时人朝为大夫，是西周时有名的贤臣。秘，相当于文献中的‘毖’。清华简《说命下》：‘余既识故秘女。’‘故秘’可对应《书·酒诰》中的‘劓毖’。《酒诰》：‘予惟曰汝劓毖殷猷臣’，‘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王念孙《广雅疏证》以为‘毖’‘皆戒敕之意也’。‘毖’可作动词，也可作名词。《酒诰》‘汝典听朕毖’，即用为名词，‘作秘再终’的‘秘’和‘朕毖’的‘毖’一样，具有名词特征。‘作秘再终’形式上和‘作歌一终’相似。‘作歌一终’见于清华简《耆夜》和《吕氏春秋·音初》等。古代诗可人乐，演奏一次叫作‘一终’（参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一五二页，中西书局，二〇一〇年）简文中‘秘’皆用韵，为诗歌体，也是可以演奏的。”<sup>7</sup>所说当是。笔者已于《清华简〈耆夜〉解析》篇中论证《耆夜》“当属于春秋后期早中段左右成文的作品”<sup>8</sup>，则《芮良夫毖》篇的成文时间自然也不会早于春秋后期。所谓“作毖再终”即演绎自《诗经·大雅·桑柔》的“为谋为毖”句。

“敬哉”（敬之哉）之说，笔者于《清华简〈保训〉解析》（修订版）<sup>9</sup>一文已举证论及，读者可参考，此不赘述。

用于泛指并且其使用频率在先秦复音实词榜上高居第二位的“君子”一词，实际上在殷商、西周时期都是未见于任何材料的。众所周

<sup>7</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8页注六，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8</sup> 《学灯》第二十期：<http://www.bamboosilk.org/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25>，2011年10月1日。

<sup>9</sup> 《学灯》第十二期，简帛研究网站：<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9/xuedeng12/ziju.htm>，2009年10月5日。

知，该词在《尚书》、《逸周书》、《易经》、《诗经》中皆已可频繁见到，故笔者认为，这实际上已无可辩驳地证明，泛指“君子”一词必是始流行于春秋时期的，而《诗》、《书》、《易》中往往被人视为出自西周的内容，也实属多为成文于春秋时期。现《芮良夫毖》篇也用到“君子”一词，自然当是春秋作品，而不能早至西周。

整理者言：“猷，即‘犹’，训为‘可’。《诗·魏风·陟岵》‘犹来无止’、《小雅·白华》‘之子不犹’，毛传：‘犹，可也。’”<sup>10</sup>其说恐非。猷，当训“谋”，《尔雅·释诂》：“猷，谋也。”《周礼·春官·家宗人》：“以猷鬼神祇。”郑玄注：“猷，图也。”黄杰先生于《再读清华简（叁）〈芮良夫毖〉笔记》中指出“‘畏’似读为‘威’比较好”<sup>11</sup>，所说是。本句当是说上天计划降威罚于世。《尚书·西伯戡黎》：“天曷不降威？”《尚书·大诰》：“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尚书·酒诰》：“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可参看。

句尾助词“矣”的出现不早于春秋前期，而在本句中，若无此“矣”字，则不成四言。因此，自然是很难认为“矣”字是后人润色补入的，而只宜由此推知《芮良夫毖》一篇不会早于春秋前期。

敬哉君子，寤败改繇。

整理者言：“《周礼·春官·占梦》‘四曰寤梦’，陆德明《释文》：‘本又作寤。’《周南·关雎》‘寤寐求之’，毛传：‘寤，觉。’‘繇’同‘繇’。《集韵·宵韵》：‘繇或作繇。’《尔雅·释诂》：‘繇，道也。’

<sup>10</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8页注七，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1</sup> 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15](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15)，2013年1月16日。

郝懿行《义疏》：‘繇者，行之道也。’‘寤败改繇’指从失败中觉悟，改弦更张。”<sup>12</sup>所说是。本篇中“寤”字用法，明显不同于《逸周书》各篇中的“寤”字用法。传世文献中可与之比较的类似观念则有《管子·版法》：“祸昌不寤，民乃自图。”《鬼谷子·内捷》：“上暗不治，下乱不寤。”将二者的时间折中，就正是春秋末期。《逸周书·芮良夫》：“呜呼！惟尔执政朋友小子，其惟洗尔心，改尔行，克忧往愆，以保尔居。”也可与本句的“改繇”观念对应，而由措辞来看，明显《逸周书·芮良夫》篇要更早一些。笔者于《先秦文献分析分域研究之一虚词篇》已论及《逸周书·芮良夫》篇很可能是春秋前期作品，而于春秋末期略有改写。那么，对应于这种改写的情况，则可将清华简《芮良夫毖》篇的写成与之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清华简《芮良夫毖》一篇自然是以成文于春秋末期为最可能。

恭天之威，载听民之繇。

“恭天之威”可比之于春秋晚期的《宋右师延敦》：“骏恭天常。”“天之威”更可比较于《尚书·多方》：“尔乃惟逸惟颇，大远王命，则惟尔多方探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离逖尔土。”《诗经·我将》：“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及《吕氏春秋·应同》：“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其中，《吕氏春秋》一书虽成书时间甚晚，但因其是引黄帝之言，所以此句的时间自然不能以《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为准。再看“天威”之称，上可比之于西周的《大盂鼎》、《班簋》，下

<sup>12</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8页注八，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可见于《逸周书》的《祭公》篇，《尚书》的《君奭》、《顾命》、《吕刑》三篇，齐桓公的答周王赐胙之语“天威不违颜咫尺”（载《管子·小匡》、《左传·僖公九年》、《国语·齐语》），《管子·轻重丁》的“此乘天威而动天下之道也”是该词于先秦时期最晚的记录。笔者于《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sup>13</sup>中已提及“《顾命》、《吕刑》……与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霸业颇相始终。”则“天威”一词出现于《顾命》、《吕刑》的情况正可与齐桓公答语对应。《管子》的轻重诸篇每每托言黄帝，《吕氏春秋》所引也恰为黄帝之言，因此与马王堆帛书《黄帝书》各篇的成篇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由以上内容可以推断，“恭天之威”句的所属时间当晚于“天威”一称的出现，而以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最为可能，折中的话，就是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段。

整理者言：“载，句首助词。”<sup>14</sup>可以补充说明的是，载字用为句首助词，于先秦时未见战国用例，因此由句首助词“载”的使用，可以推论清华简《芮良夫毖》一篇当不会晚至战国时期。

“民之某某”的说法，殷商、西周皆未见。众所周知，民本思想即兴起于春秋时期，因此称“民之某某”者，自当不会早至西周。“听民之繇”句可比之于《周礼·秋官·小司寇》：“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管子·八观》：“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周礼》属战国初期，《八观》为战国前期，由之前的句首助词“载”字用法不晚于春秋末期可知，“听民之繇”的观念正是下启《周礼》与《八观》。

<sup>13</sup> 《学灯》第十七期，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jianbo.org/admin3/2011/xuedeng017/ziju.htm>。2011年1月1日。

<sup>14</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8页注九，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繇”字，原文作“繇”，整理者言：“‘繇’即‘繇’，道也，详注（八）。”<sup>15</sup>所说不确。网友 ee 于简帛论坛“清华简三《芮良夫毖》初读”帖指出“简 3：‘母頤闻繇’应读为‘毋羞闻谣’。简前面的‘载听民之繇’之‘繇’亦应读为‘谣’。”<sup>16</sup>所说是，《尔雅·释乐》：“徒歌谓之谣。”《说文·言部》：“謠，徒歌。”《汉书·李寻传》：“揆山川变动，参人民繇俗。”颜师古注：“繇，读如謠同，繇俗者，谓若童謠及輿人之诵。”可证。《左传·闵公二年》：“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属僖公焉。”杜预注：“繇，卦兆之占辞。”而卦兆占辞本即多为有韵无乐者，即所谓徒歌。《春秋左传正义》言：“《周礼》：‘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郑玄云：‘兆者，灼龟发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璽罅，是用名之焉。原，原田也。颂，谓繇也，每体十繇。’然则卜人所占之语，古人谓之繇，其辞视兆而作，出于临时之占，或是旧辞，或是新造，犹如筮者引《周易》，或别造辞，卜之繇辞，未必皆在其颂千有二百之中也。此传‘凤凰于飞’下尽‘莫之与京’；襄十年传称卫卜御寇，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哀九年传称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三者皆是繇辞，其辞也韵，则繇辞法当韵也。郭璞撰自所卜事，谓之‘辞林’，其辞皆韵，习于古也。”因此谣、繇自是同源。

<sup>15</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 148 页注九，中西书局，2012 年 12 月。

<sup>16</sup> 简帛论坛：<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40&page=2>，第 19 楼帖，2013 年 1 月 13 日。

间隔若否，以自訛讀。

隔，原字作“鬲”，整理者言：“‘鬲’通‘隔’。否，《易·否》‘否之匪人’，《释文》：‘塞也。’”<sup>17</sup>值得注意的是，否作塞隔之义，于先秦仅见于《周易·否卦》，对照《象传》所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可知，《芮良夫毖》的作者当是熟悉《易经》及《象传》的。笔者于《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sup>18</sup>已指出“《易传》之中，《卦象》（学界通常所称的《大象》）最为早出，大致形成于春秋后期，将此点印证于《左传·鲁昭公二年》所言：‘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於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内容的话，就可以看出，《左传》所言之《易象》，很可能就是《易传》中的《卦象》。”则《芮良夫毖》的作者若果如笔者所分析是熟悉《易象》的，那么自然其人就不能早于春秋后期。这与前文所分析的《芮良夫毖》当成文于春秋末期，也正相吻合。

“以自某某”的说法，同样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因此不难判断这样的句式是出现于春秋时期的。

整理者言：“《礼记·丧服四制》‘訾之者’，郑玄注：‘口毁曰訾。’讀，疑读为‘毁’。毁，微部晓母；贵，物部见母，古音很近。古书以贵、为、毁为声符的字可辗转相通（参见高亨《古字通假会典》第六六四页，齐鲁书社，一九八九年）。《战国策·齐策三》‘夏侯章每言未尝不毁孟尝君也’，高诱注：‘毁，谤。’这个意义后来或写作‘譏’。

<sup>17</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8页注一〇，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8</sup> 《学灯》第十七期，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jianbo.org/admin3/2011/xuedeng017/ziju.htm>。2011年1月1日。



简文‘訾譏’表示被动。”<sup>19</sup>其说或可商。笔者以为，“訾”当读为“咨”<sup>20</sup>，《尚书·尧典》：“帝曰：咨！汝羲暨和。”孔传：“咨，嗟。”《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邢昺疏：“咨，咨嗟。”《尔雅·释诂》：“嗟、咨，嗟也。”“讀”当读为“噴”，即“喟”。《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晏子致邑而退后有崔氏之祸第二》：“晏子为庄公臣……退朝而乘，噴然而叹。”《说文·口部》：“喟，大息也。”《文选·傅毅〈舞赋〉》：“明诗表指，噴息激昂。”李善注：“《韩诗外传》曰：‘鲁哀公噴然太息。’《说文》曰：‘噴，太息也。’噴与喟同。”故“以自訾讀”即“以自嗟叹”。“咨”表嗟叹义主要在春秋时期，“喟”表叹息貌则以战国时期为主，二者的交汇点，就正是春秋战国之交这一时段。

迪求圣人，以申尔谋猷。

迪，原字作“由”，整理者言：“‘由’通‘迪’，语气助词。”<sup>21</sup>其说可商。笔者以为，此处之“迪”当训“进”，《诗经·大雅·桑柔》：“维此良人，弗求弗迪。”毛传：“迪，进也。”《汉书·礼乐志》：“登成甫田，百鬼迪尝。”颜师古注：“迪，进也。”整理者于《芮良夫毖》的说明部分已提到“据传为芮良夫所作的《诗·大雅·桑柔》篇亦可对照参阅。”因此这里的“迪求”自当比之于《桑柔》之“弗求弗迪”。黄杰先生于《再读清华简（叁）〈芮良夫毖〉笔记》文中认为“‘由’或‘迪’解为用，并不一定准确，因为那样‘由求’就成了先说任用、

<sup>19</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8页注一一，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20</sup> 《古字通假会典》第583页“咨与訾”、“咨与贄”、“恣与訾”条，齐鲁书社，1989年7月。

<sup>21</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9页注一二，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再说求，不合乎逻辑。”<sup>22</sup>其说不确。原文实际上是说已经了解的当进而用之，尚不了解的当访而求之，并非是特指某一位圣贤，因此自然无所谓“先说任用、再说求，不合乎逻辑”的情况。

“迪求圣人”所体现者，即“尚贤”观念的发展，或者说较之于“尚贤”犹更进一步。笔者于《清华简〈程寤〉解析》一文中已论及，“‘尚贤’的思想在春秋时期以齐地为主要宣传中心，主要的持论者为齐法家。”<sup>23</sup>而至春秋后期、末期以降，“求圣”观念已在诸国间颇为盛行，如《左传·昭公六年》：“叔向使诒子产书，曰：……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国语·楚语上》：“白公又谏……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智之不疚也，犹自谓未义，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墨子·尚贤中》：“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汤誓》云：‘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将属于春秋后期的清华简《说命》之中“徇求说于邑人”句印证于《楚语上》之文即不难知道，清华简《说命》三篇同样是此类观念的体现。因此，由“迪求圣人”句定《芮良夫毖》是春秋后期、末期成文，当属最为可能。

整理者言：“《国语·鲁语上》‘申之以盟誓’，韦昭注：‘申，重也。’”<sup>24</sup>“申尔某某”的说法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可资比较者，唯春秋末期的《仪礼·士冠礼》：“吉月令辰，乃申尔服。……嘉荐伊

<sup>22</sup> 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15](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15)，2013年1月16日。

<sup>23</sup> 《学灯》第十九期，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bamboosilk.org/showarticle.asp?articleid=1886>，2011年6月30日

<sup>24</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9页注一三，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脯，乃申尔服。”这显然有利于笔者于前文所述《芮良夫毖》当成文于春秋末期的判断。

此处的“猷”字为句尾的幽部韵韵脚，显然很难认为是其它幽部字所改。“谋猷”一词，殷商、西周及战国时期皆未见，属于典型的春秋词汇。于春秋后期成文的清华简《耆夜》篇即有“宓情谋猷，裕德乃就”诗句，笔者于《清华简〈耆夜〉解析》一文已指出：“整理者言：‘谋猷，见于《书·文侯之命》：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谋猷为春秋词汇，亦见于《尚书·君陈》：‘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及春秋晚期的《王孙遗者钟》：‘淑于威仪。谋猷丕飭。’”<sup>25</sup>由“以申尔谋猷”句也可以判断，《芮良夫毖》一篇当不会晚至战国时期，而宜以春秋末期为其成文时间下限。

毋忧闻繇，度毋有咎。

忧，原字作“𦉳”，整理者言：“‘𦉳’通‘扰’。《书·胤征》孔传：‘扰，乱。’‘𦉳’通‘闻’。‘繇’的用法参看注〔八）。”<sup>26</sup>其说可商。笔者以为，此处的“𦉳”当读为“忧”，“𦉳”即“柔”，而“忧”与“柔”可通<sup>27</sup>，且《诗经·大雅·桑柔》：“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刘，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填兮！倬彼昊天，宁不我矜。”《诗经·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

<sup>25</sup> 《学灯》第二十期，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bamboosilk.org/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25>，2011年10月1日。

<sup>26</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9页注一四，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27</sup> 《古字通假会典》第713页“扰与柔”、“扰与糅”条，齐鲁书社，1989年7月。

皆是以植物之柔为起兴，而比之于作者心中之忧，故二者的联系是很明显的。毋忧（勿忧）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而常见于春秋战国传世文献，最早者为《周易·丰卦》：“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笔者已于《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sup>28</sup>指出“《周易》的经文部分，《卦辞》是春秋前期成文的”，由此即可推定，《芮良夫毖》的成文当不早于春秋时期。

整理者言：“《逸周书·武纪》‘不知所施之度’，朱右曾《集训校释》：‘度，法度也。’‘谿’通‘咎’。《书·盘庚上》‘非予有咎’，蔡沈《集传》：‘咎，过也。’”<sup>29</sup>是以本句的“度”为“法度”，而笔者认为，该“度”字当训为谋划，与上句的“闻繇”相联系。《左传·襄公四年》：“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谏，咨难为谋。”《诗经·大雅·皇矣》：“维彼四国，爰究爰度。”郑玄注：“度亦谋也。”《仪礼·士丧礼》：“度兹幽宅兆基，无有后艰。”郑玄注：“度，谋也。”《国语·晋语四》：“询于八虞而谘于二虢，度于闾天而谋于南宫，谏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邵毕荣，亿宁百神，而柔和万民。”韦昭注：“度，亦谋也。”《尔雅·释估》：“度，谋也。”本句是说谋划不应有过失。

毋恹贪狡悞，满盈康戏，而不知寤告。

狡，原字作“[孝犬]”；悞，原字作“昆”；满，原字作“圃”。

整理者言：“恹，《说文·心部》：‘河内之北谓贪曰恹。’段玉裁注：

<sup>28</sup> 《学灯》第十七期，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jianbo.org/admin3/2011/xuedeng017/ziju.htm>。2011年1月1日。

<sup>29</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9页注一五，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恹与女部『婪』音义同。’《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贪恹无饘’，《释文》引《方言》云：‘楚人谓贪为恹。’[禽心]，从心禽声，而‘禽’从酉今声；‘[禽心]’可以读作‘贪’，很可能就是‘贪’的异体字。

‘[孝犬]’即‘獠’，《集韵》以为‘獠’之异体。《玉篇·犬部》：‘獠，犬惊。’《广韵·肴韵》：‘獠，豕惊。’引申有乱义。悞，《广雅·释诂三》：‘乱也。’鬲，‘满’之古文。涅，‘盈’之异体。康，《唐风·蟋蟀》‘无已大康’，毛传：‘康，乐。’”<sup>30</sup>其所言多是。唯说“[孝犬]”

字“引申有乱义”似无所据。“[孝犬]”实即“狡”字<sup>31</sup>。扬雄《方言》卷十：“狡也。江湘之间或谓之无赖，或谓之獠。”《说文·犬部》：“狡，狡狴也。”《史记集解》引晋灼曰：“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狴为亡赖。”《列子集释》卷六：“秦恩复曰：《文选·左思〈吴都赋〉》：‘猥嘉崇獠。’李善注：‘《方言》：獠，狡也。’据此獠即狡字。”<sup>32</sup>可证。

“恹”、“贪”、“狡”、“悞”四词，俱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晏子春秋·叔向问君子之大义何若》：“庄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铨。”可与本句参看。

“满盈”于先秦仅见于《周易》屯卦《象传》：“雷雨之动满盈。”故不足以用来进行具体的分期分析，但其非殷商、西周词汇，则是可以确定的。因此，《芮良夫毖》显然非西周文献。

“不知”一词，未见有在殷商、西周时期的使用。“不知寤告”即不知觉悟于他人之所告。《国语·吴语》：“王若不得志于齐，而以觉寤王心，而吴国犹世。”可与之参看。

<sup>30</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9页注一六，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31</sup> 狡属宵部，[孝犬]属幽部，宵幽通韵为齐鲁及周地特征。

<sup>32</sup> 《列子集释》第209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

此心目亡极，富而亡况。

“心目”连称，于殷商、西周时期未见。今可见者，有上博简《用曰》：“心目及言，是善败之经。”及《国语·晋语一》：“（士蔦）对曰：贰若体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贰代举，下贰代履，周旋变动，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摄上，与上摄下，周旋不动，以违心目，其反为物用也，何事能治？”可见此词在先秦的使用时间范围约是在春秋后期、末期左右。“亡极”一词，同样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而于先秦传世文献中，《诗经》多篇今皆作“罔极”，自春秋末期的《逸周书·命训》以下，诸书今多作“无极”。故“心目亡极”一句，自是以不早于春秋后期为最可能。

整理者言：“况，典籍或作‘倪’。《庄子·大宗师》‘不知端倪’，陆德明《释文》：‘倪，本或作况。’《集韵·佳韵》：‘倪，或作况。’《庄子·齐物论》‘何谓和之以天倪’，《释文》引崔譔云：‘倪，际也。’”<sup>33</sup>“富而某某”句式，今可见者，以春秋后期的《逸周书·小开》：“贵而不傲、富而不骄。”为最早，之后诸书多有所见。故这也说明，清华简《芮良夫毖》一篇的成文时间，当不早于春秋后期。

用莫能止，欲而莫肯齐。

该句整理者读为“用莫能止欲，而莫肯齐好。”上句为支部韵，本句断于“好”处则成了“幽”部韵，而这样就失韵了，故笔者认为

<sup>33</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9页注一八，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此句当读为“用莫能止，欲而莫肯齐。”与上句为“支”、“脂”相押。

“用莫能止”就是说不能自己，“欲而莫肯齐”就是说欲求无度而不肯静心庄敬。“齐”与“斋”同，如《诗·大雅·思齐》：“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毛传：“齐，庄。”《礼记·祭义》：“已彻而退，敬齐之色，不絶于面。”郑玄注：“齐，谓齐庄。”《礼记·祭统》：“及时将祭，君子乃齐……及其将齐也，防其邪物，讫其奢欲，耳不听乐。”

《庄子·人间世》：“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爲斋乎？”成玄英疏：“斋，齐也，谓心迹俱不染尘境也。”

《庄子·达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

“欲而莫肯齐”句式可比之于《左传·昭公十年》：“夫子知度与礼矣，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逸周书·周祝》：“故忌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诈。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鸟而不得，生网罗；欲彼天下，是生为。”《论语·尧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样的句式明显于春秋末期较为常见。

好尚恒恒，敬哉！

尚与好同义，《国语·晋语八》：“其为人也，刚而尚宠。”韦昭注：“尚，好也。”“好尚恒恒”即对应上文的“心目无极”，因此这里再次强调“敬哉！”

顾彼后复，君子而受柬，万民之咎所而弗敬。

整理者言：“《周礼·秋官·大司寇》‘凡远近惮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郑玄注：‘复，犹报也。’《尔雅·释诂》：‘柬，择也。’邢昺疏：‘简、柬音义同。’……《论语·八佾》‘既往不咎’，刘宝楠《正义》：‘凡有所过责于人，亦曰咎。’所，职也。《经义述闻·诗》‘爰得我直’条：‘哀十六年《左传》『固其所也』，《史记·伍子胥传》作『固其职也』，是职与所同义。’职，此云居君子之职。”<sup>34</sup>笔者以为，本句的“顾彼后复”当可与《诗经·大雅·桑柔》的“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来对观。“咎所”则当连读，即被归咎之处。如《左传·桓公十八年》：“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而《老子》所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盖即得“万民之咎所而弗敬”之意。

卑之若重，载以行峭险。

整理者言：“‘卑’通‘譬’。‘[𠄎青]’当即‘峭’之异体。《淮南子·缪称》‘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阢’，高诱注：‘峭，峭也。’”<sup>35</sup>殷商、西周未见“譬”字，而“譬之”于时间上可溯最早的材料，为《国语·鲁语上》：“譬之如疾，余恐易焉。”及《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这还是假设两段内容成文时间去实际时间不远的情况下，可见以传世文献来看，“譬之”的出现不早于春秋后期。“峭”即“峥”，与“险”俱为殷商、西周未见字，故“载

<sup>34</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9页注二一，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35</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49页注二二，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以行峭险”句当不能早于春秋时期。

莫之扶导，其犹不邈丁？

犹，原字作“由”。整理者言：“‘由’通‘犹’。”<sup>36</sup>《论语·季氏》：“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丁，侯乃峰先生《清华简（三）所见“倒山形”之字构形臆说》<sup>37</sup>文中提出将该字释为“阜”而读为“覆”，其说于词义理解方面当值得考虑，但如此读的话，则显然于韵难合。笔者认为，“邈”当读为“越”<sup>38</sup>，“丁”当读为“颠”<sup>39</sup>，“邈丁”即“颠越”。“颠越”一词，殷商、西周未见，而首见于《尚书·盘庚》：“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孔颖达疏：“《释诂》云：‘陨，落也。陨，坠也。’‘颠越’是从上倒下之言，故以‘颠’为陨，‘越’是遗落，为坠也。《左传》僖九年齐桓公云：‘恐陨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坠。’‘陨’、‘越’是遗落废失之意，故以陨坠不恭为‘不奉上命’也。”又《楚辞·九章·惜诵》：“行不群以巅越兮，又众兆之所讎也。”王逸注：“巅，殒；越，坠。”因此该句表明《芮良夫毖》一文之成文不早于春秋时期。

敬哉君子，恪哉毋荒。

“毋荒”又见于春秋后期的清华简《耆夜》：“康乐而毋荒。”于

<sup>36</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0页注二三，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37</sup> 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1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11)，2013年1月14日。

<sup>38</sup> 《说文通训定声·谦部》：“邈，擗也。从辵巛声。按：字从辵，当别有本义，疑即‘躐’字，逾越也。”

<sup>39</sup> 南朝·宋·刘义康《读曲歌》之四八：“鹿转方相头，丁倒欺人目。”《通俗编》卷十四：“俗或以颠倒为丁倒。”《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六：“丁令”条原注：“丁音颠，令音连。”皆可证“丁”有“颠”音。

《礼记·表記》则有：“子言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该词又或作“不荒”，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哀而不愁，乐而不荒。”及战国初期的《逸周书·官人》：“滥之以乐，以观其不荒。”可见这也是典型的春秋后期、末期词汇。此前，该词的形式为“无荒”，如与《耆夜》篇有关的《诗经·唐风·蟋蟀》对应的诗句即作“好乐无荒”，《逸周书·太子晋》亦言“修义经矣，好乐无荒。”《大戴礼记·投壶》：“鲁命弟子辞曰：无荒、无傲、无倨立、无踰言。”较之更早，春秋初期的《尚书·文侯之命》则有“柔远能迓，惠康小民，无荒宁。”西周晚期的《毛公鼎》有“汝毋敢荒宁”。因此可知，该词最初的形式当是西周晚期的“毋敢荒宁”，于春秋初期省为“无荒宁”，春秋中期以后，则再度省为“无荒”、“毋荒”、“不荒”等形式。

畏天之降，载恤邦之不臧。

“恤邦”为春秋末期词汇，已见前文。“邦之某某”、“不臧”皆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是春秋才出现的词汇，因此该句也决定了《芮良夫毖》一文不能早于春秋时期。

毋自纵于逸，以器不图难。

殷商、西周时期无“纵”字，因此自然也无“自纵”一词，该词可见于《墨子·非攻下》：“天雨肉，棘生乎国道，王兄自纵也，赤鸟

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楚辞·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墨子》所述内容，显然出自某《书》系篇章，因此不难判断，“自纵”一词也是春秋时期才出现的。

“于逸”殷商、西周未见，而可比之于《尚书·无逸》“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故也属于春秋时期。

整理者言：“‘器’通‘遨’。《文选·嵇康〈琴赋〉》‘以遨以嬉’，李周翰注：‘遨，游。’《文选·宋玉〈高唐赋〉》‘当年遨游’，李周翰注：‘遨游，戏也。’”<sup>40</sup>其说误，“器”当读为“敖”<sup>41</sup>，且“以器”当与“不图难”连读，《诗经·周颂·丝衣》所谓“不吴不敖，胡考之休。”《左传·成公十四年》所谓“故《诗》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万福来求。’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礼记·曲礼》所谓“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孟子·公孙丑上》所谓“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皆是言不可敖。傲必自恃，自恃则不图于后难，祸必及之。因此，《管子·乘马》中说“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

“图”字作谋划、应对之义不早于春秋时期，“器不图难”明显可比之于《逸周书·芮良夫》：“尔执政小子，不图大难。”及《左传·昭公十五年》：“弗图，必及于难。”因此，这样的句式当不早于春秋前期。

<sup>40</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0页注二五，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41</sup> 《古字通假会典》第797页“敖与器”条，齐鲁书社，1989年7月。

变改常术，而亡有纪纲。

变，原字作“覓”；术，原字作“紂”。整理者言：“‘紂’通‘术’。《国语·晋语六》‘尽戒之术也’，韦昭注：‘术，道也。’”<sup>42</sup>所说是，又，“变改”一词见于上博简《有皇将起》：“有不善心耳今兮，莫不变改今兮。”显然非殷商、西周时期所能有的词汇。

“纲”字为句尾阳部韵韵脚，故也很难认为是其它阳部字所改。“纪纲”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后期的《逸周书·柔武》：“故必以德为本，以义为术，以信为动，以成为心，以决为计，以节为胜，务在审时，纪纲为序，和均道里，以匡辛苦。”以及也是成文于春秋后期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一段。另外，《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因此可以判断，“纪纲”一词很可能本即出现于春秋后期，而《左传》所引彼《夏书》的成文也是不早于春秋后期的。

此德刑不齐，夫民用忧伤。

“德刑”即恩惠及刑罚。该词于殷商、西周未见，而最早可见于春秋后期的《逸周书·酆保》：“商为无道，弃德刑范。”及同是成文于春秋后期的《左传·僖公七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一段内容中。因此可以知道，“德刑”一词最早即出现于春秋后期，因此《芮良夫毖》一文自当不早于春秋后期。

---

<sup>42</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0页注二六，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不齐”一词，同样于殷商、西周未见，而最早可见于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九地》：“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及《仪礼·既夕礼》：“主人乘恶车，白狗辔，蒲蔽，御以蒲菆，犬服，木棺，约绥，约轡，木镳，马不齐髦。”因此是春秋末期才出现的词汇，故由“德刑不齐”句可以判断，《芮良夫毖》最有可能是成文于春秋末期。

虚词“夫”首见于《司马法》及《孙子兵法》，因此可以判断不早于春秋末期。“民用”也是不见于殷商、西周，而最早见于《尚书·盘庚》：“罔有逸言，民用丕变。”

伤，原字作“𢓐”，同样处于句尾阳部韵韵脚位置，前文已述，凡处于这样位置且与前一字构成复音词的韵脚字，都很难认为是润色改易的结果。《芮良夫毖》下文中，此种情况甚多，不再一一详述。殷商、西周时期无“忧伤”一词，该词于《诗经》数见，因此可以判断属于春秋词汇。

民之残矣，而谁适为王。

残，原字作“𠄎”，整理者读为“贱”；谁，原字作“隹”，整理者读为“惟”；适，原字为“啻”，整理者读为“帝”。网友鱼游春水先生指出：“简文讲德刑不齐，百姓遭殃。下句不当忽然说“民贱”。整理者读为“贱”的字，简文写作从人从戈，疑读为“残”。啻读为“适”。简文通读为“民之残矣，而谁适为王。”谓百姓残灭凋敝散亡，谁能一个人称王？下句说“彼人不敬，不监于夏商”，夏商已失去民心而亡，所谓“此日曷丧，与汝偕亡”，又曰“独夫纣”，皆指没有百

姓之后，不能做真正的王了。”<sup>43</sup>所说当可从。前文已言，“句尾助词“矣”的出现不早于春秋前期……民之某某”的说法，殷商、西周皆未见。”因此本句决定了《芮良夫毖》自是不能早于春秋前期。

彼人不敬，不监于夏商。

殷商、西周时期无代词“彼”，因此“彼人”自然是不早于春秋时期的词汇。“彼人不敬”是说周厉王不敬天命，喻指齐君不敬天命。“监于”二代的观点，不见于西周金文，而可见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及《逸周书·芮良夫》：“天子三公，监于夏商之既败。”尤其是《逸周书·芮良夫》的“监于夏商之既败”明显是《芮良夫毖》篇中“彼人不敬，不监于夏商”一句的来源。因此，《芮良夫毖》一文当是成文于《逸周书·芮良夫》一篇之后，故不能早于春秋前期。

心之忧矣，靡所告瘵。

“心之某某”句式，于殷商、西周未见。“心之忧矣”则是《诗经》习见的诗句，其当属于春秋时期，自不待言。

虚词“靡”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靡所”一词更是除《荀子》一见之外，皆见于《诗经》，因此当可以判断，“靡所”是典型的春秋词汇，《荀子》之例是对《诗经》词汇的袭用，故《芮良夫毖》一文自是以成文于春秋时期为最可能。

---

<sup>43</sup> 简帛论坛：<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40>，2013年1月6日。

瘵，原字作“𦉳”，整理者言：“𦉳，读为‘怀’。《说文·心部》：‘怀，念思也。’”其说误，本句之前为阳部韵，之后为真部韵，而“𦉳”若读为“怀”字则属微部，明显失韵了，故笔者认为，“𦉳”当读为“瘵”，《尚书·康诰》：“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瘵乃身，敬哉！”《尔雅·释诂》：“鰥，病也。”郑樵注：“鰥，卽瘵也。”

兄弟慝矣，恐不和洵。

整理者言：“《孟子·梁惠王下》‘民乃作慝’，朱熹《集注》：‘慝，怨恶也。’”<sup>44</sup>其说当是。

洵，原字作“均”，下文“胥谷胥洵”的洵字亦原作“均”。整理者言：“《小雅·皇皇者华》‘六辔既均’，毛传：‘均，调也。’”<sup>45</sup>《尔雅·释言》：“洵，均也。”故“和洵”即“和均”。“和均”一词已见于前文所引春秋后期的《逸周书·柔武》：“和均道里，以匡辛苦。”该词还可见于上博简《容成氏》：“三年而天下之人无讼狱者，天下大和均。”而殷商、西周时期则未见用例，因此该词的出现当不早于春秋后期。

屯员满溢，曰余未均。

整理者言：“《易·比》‘有孚盈缶’，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屯者，盈也。’《广雅·释诂一》：‘屯，满也。’《吕氏春秋·审时》‘其粟圆而薄糠’，高诱注：‘圆，丰满也。’屯、圆、满、溢，近义

<sup>44</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0页注三〇，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45</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0页注三一，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连用。”<sup>46</sup>其说可商。笔者以为，此句之“屯”当解为囤积、聚集之意。

“员”则当读为“困”，《说文·口部》：“困，廩之圜者。从禾在口中。圜谓之困，方谓之京。”《考工记·匠人》：“困窳仓城。”郑玄注：“困，圜仓。”而《晏子春秋·景公见道殣自惭无德晏子谏》：“君不推此，而苟营内好私，使财货偏有所聚，菽粟币帛腐于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万国，则桀纣之所以亡也。”即是言“屯困满溢”之害。

“满”、“溢”皆殷商、西周未见，《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于《大戴礼记·诰志》则有“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句，可知该观念大致出现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前期阶段。

整理者言：“‘余’通‘予’。《淮南子·本经》‘予之与夺也’，高诱注：‘予，布施也。’《荀子·富国》‘忠信调和均辨之至也’，杨倞注：‘均，平均。’”其说可商，笔者以为，此处的“余”即当解为第一人称“我”，“屯困满溢，曰余未均”当是指虽然粮仓中的积聚已经满溢，但仍然强调自己所获未均。《吴子兵法·料敌》称：“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将此段对齐地特点的描述与《芮良夫毖》篇的诗句相比较，即不难看出，二者是非常吻合的。

凡百君子，及尔苾臣，

---

<sup>46</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0页注三二，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凡百君子”句，仅见于《诗》，因此是标准的春秋辞句。如《诗经·小雅·雨无正》：“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凡百君子，莫肯用谄。听言则答，谰言则退。”《诗经·小雅·巷伯》：“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左传·成公九年》引《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由此更可以确定，《芮良夫毖》的作者于《诗》篇是非常熟悉的。

整理者言：“《大雅·文王》‘王之荇臣，无念尔祖’，朱熹《集传》：‘荇，进也。言其忠爱之笃，进进无已也。’”<sup>47</sup>“荇臣”也同样是标准的春秋词汇，而未见于战国材料。除整理者已经举出的《大雅》诗句外，还可以见于《逸周书·皇门》：“朕荇臣，大明尔德，以助予一人忧。”因此，“凡百君子，及尔荇臣”句也决定了《芮良夫毖》一篇必不能晚至战国时期。

胥收胥由，胥谷胥洵。

整理者言：“《尔雅·释诂》：‘胥，相也。’‘收’通‘纠’，匡正。由，《广雅·释诂二》：‘助也。’……《小雅·小弁》‘民莫不谷’，郑笺：‘谷，养。’”<sup>48</sup>网友海天游踪于《清华简三〈芮良夫毖〉初读》帖后跟帖指出“谷字整理者训为养则较为奇怪，是互相生养？或是解为善，《诗·小雅·黄鸟》：‘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毛传：‘谷，善也。’郑玄笺：‘云不肯以善道与我。’又《礼记·檀弓》：齐穀王姬之丧，郑玄说穀当为告声之误也，朱骏

<sup>47</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0页注三四，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48</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0—151页注三五，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声亦有说。此说若可信，则是婿告婿训，正与无逸相同。不过文献穀读为告只此一例，且芮良夫本有告字，这都需要再考虑。”<sup>49</sup>所说“谷”当训“善”甚是，《管子·禁藏》：“气情不营，则耳目谷。”尹知章注：“谷，善也。”《尔雅·释诂》：“谷，善也。”此句可与《诗经·大雅·桑柔》：“朋友已谮，不胥以谷。”对观而其文意恰为相反。《桑柔》与《芮良夫毖》的关系，前文已多次提到，且《芮良夫毖》的成文必是晚于《桑柔》，这一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民不日幸，尚□□□。

“幸”字于殷商、西周时期未见，且亦不见于《尚书》、《诗经》、《易经》、《春秋》、《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书，于《左传》中可见“幸”字的章节皆可由其他词汇判断不会早于春秋后期，同样不早于春秋后期的《逸周书·柔武》有“土观幸时，政匱不疑”句，因此可以知道，“幸”字的出现恐不会较春秋后期为早。春秋战国之时，所言的“幸”多有贬义，指侥幸、偷幸。《小尔雅·广义》：“非分而得谓之幸。”《国语·晋语九》：“襄子曰：吾闻之，德不纯而福祿并至，谓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当雍，雍不为幸，吾是以惧。”即是，故“民不日幸”句当即是说民众没有每天抱有侥幸之心的情况，而强调为政应当不使民有侥幸之心者，于先秦诸书多见。《左传·宣公十六年》：“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管子·正》：“遏之以绝其志意，毋使民幸。”《国语·晋语一》：“其

---

<sup>49</sup> 简帛论坛：<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40&page=3>，2013年1月26日。

上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纵君而无谏臣，有冒上而无忠下。君臣上下各履其私，以纵其回，民各有心而无所据依。以是处国，不亦难乎！”皆可证。其中《管子》一书最是多篇言及<sup>50</sup>，此后颇承袭于管子学派理论的《黄帝书》、《荀子》、《韩非子》也有论述<sup>51</sup>。故可知此种观念以齐、晋诸地最为盛行。

□□□言，则威虐之。

此句与上句，整理者原简序编连后读为“民不日幸，尚忧思。毆先人有言，则威虐之。”语意明显不通，“则威虐之”这样的话，恐也不会属于所宜引称的先人之言。这一点，也是笔者认为简序存在问题的缘故。

“虐之”于殷商、西周未见，而可见于《左传·襄公三十年》：“王子相楚国，将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祸国也。”《国语·周语中》：“王而虐之，是不爱亲也。”及《国语·周语中》：“且夫阳，岂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因此其时间段大致不出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范围。

“则威虐之”可与《尚书·吕刑》：“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

<sup>50</sup> 如《管子·七法》：“赏罚明，则人不幸。人不幸，则勇士劝之。”《管子·任法》：“是以群臣百姓，人挟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则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则怨日产。……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而公法日损，国之不治，从此产矣。”《管子·山至数》：“禄肥则士不死，币轻则士简赏，万物轻则士偷幸，三怠在国，何数之有？”《管子·君臣》：“以劳受禄，则民不幸生。刑罚不颇，则下无怨心。名正分明，则民不惑于道。……上无淫侵之论，则下无异幸之心矣。……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以德弇劳，不以伤年。如此，则上无困而民不幸生矣。”《管子·明法解》：“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

<sup>51</sup> 如马王堆帛书《黄帝书·经法》：“一年从其俗，则知民则；二年用其德，则民力；三年无赋敛，则民不幸。”《荀子·王制》：“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韩非子·难二》：“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

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对观。因此，结合前文提到的《芮良夫毖》与《逸周书·芮良夫》的关系，笔者推测，《芮良夫毖》的作者不惟于若干《诗》篇非常熟悉，而且对《书》系篇章也有相当的了解。而这样的情况，自是以《诗》、《书》多已基本结集的春秋末期为较可能。

或因斩柯，不远其则。

柯，原字作“椅”；则，原字作“恻”，整理者言：“这两句参看《豳风·伐柯》：‘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斩、伐同义换用。‘椅’同‘柯’，‘恻’同‘则’。‘不远其则’即‘其则不远’的倒装，是为适应押韵的需要。”<sup>52</sup>而由目前的出土及传世文献可见，“斩”字以及从“斩”得声的“渐”、“塹”、“暂”等字皆不见早于春秋前期的用例，由此可以推测“斩”字很可能即是出现于春秋前期的。故本句亦可证明《芮良夫毖》非为西周之文。

毋害天常，各当尔德。

整理者言：“《左传》文公十八年：‘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丽，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常指天之常道。”可以补充说明的是，“天常”一词，同样于殷商、西周时期未见，于今可见最早者属春秋后期，即《穆天子传》卷一的“后世所望，无失天常”句，整理者所引《左传·文公十八年》一段同样不会

<sup>52</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1页注三九，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早于春秋后期，《左传·哀公六年》所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前文已言当是春秋后期之文，因此“毋害天常”句决定了《芮良夫毖》一文当不会早于春秋后期。

大约成文于春秋末期的《管子·正》首句言“制断五刑，各当其名。”而《国语·晋语八》“平公六年，箕遗及黄渊、嘉父作乱”一章也有“威与怀各当其所。则国安矣”句，故“各当”云云，约即是春秋末期出现的句式。“尔德”则可见于《逸周书·皇门》：“朕苾臣，大明尔德。”《诗经·小雅·天保》：“群黎百姓，遍为尔德。”《诗经·大雅·荡》：“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仪礼·士冠礼》：“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由此可知是标准的春秋词汇。故“各当尔德”句同样证明《芮良夫毖》一篇以成文于春秋末期为最可能。

寇戎方晋，谋猷惟戒。

“寇戎方晋”句及“谋猷”一词，前文已讨论，这里不再重复。

整理者言：“《管子·幼官》‘戒审四时以别息’，《集校》引丁士涵云：‘戒，慎也。’”<sup>53</sup>所说是，《诗经·大雅·抑》：“质尔民人，谨尔侯度，用戒不虞。”《吴子兵法·料敌》：“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所表达的都是类似的意思。

和专同心，毋有相备。

---

<sup>53</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1页注四二，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专，原字作“𠄎”，整理者言：“‘𠄎’即‘劓’字。《荀子·王制》‘而兵劓天下劲矣’，王先谦《集解》：‘劓，读与专同。’《广雅·释言》：‘专，齐也。’”<sup>54</sup>所说是。马王堆帛书《黄帝书·称》：“圣人不为始，不劓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战国纵横家书·秦客卿造谓穰侯章》：“愿君劓志于攻齐，而毋有它虑也。”皆可证劓即专。

“同心”一词，殷商、西周未见，而最早可见于《尚书·盘庚》，因此可知，“同心”约为春秋前期出现的词汇。

备，原字作“[力攴]”。整理者言：“[力攴]，从支力声，郭店简《缁衣》和上博简《仲弓》读为‘服’。服、负声纽同为并母，韵部职、之对转。《周礼·考工记·车人》‘牝服二柯有叁分柯之二’，郑玄注：‘郑司农云：服读为负。’王筠《说文句读·贝部》：‘背德曰负。’”<sup>55</sup>笔者认为，[力攴]当读为“备”，《孙子·计篇》：“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说文·人部》：“备，慎也。”前文既言“和专同心”，故后面说不要总是相互防备。

徇求有才，圣智勇力。

徇，原字作“恂”。整理者言：“《书·盘庚》‘王命众悉至于庭’，江声《集注音疏》：‘郑康成曰：『今将属民而恂焉。』恂，谋也。’”其说或可商，笔者以为，此“恂”当读为“徇”，“恂求”即清华简《说命》上篇之“徇求”，笔者于《清华简〈说命〉上篇解析》已提到“徇，

<sup>54</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1页注四三，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55</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1页注四四，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原字作‘旬’，整理者读为‘徇’，甚是。据《说文·夂部》：‘夂，营求也。从夂，从人在穴上。《商书》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夂求，得之傅巘。’其文盖与《书序》同源。《字汇》：‘夂，呼眩切，音绚。’由此可知，《说文》之‘夂’即对应清华简此句的‘旬’。《史记·项羽本纪》：‘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索隐》引崔浩曰：‘徇，营也。’《后汉书·崔駰传》：‘游不伦党，苟以徇己，汗血竞时，利合而友。’李贤注：‘徇，营也。’《文选·左思〈吴都赋〉》：‘徇蹲鸱之沃，则以为世济阳九。’刘逵注：‘徇，营也。亡身从物曰徇，夸物示人亦曰徇。’《文选·谢灵运〈登池上楼〉》：‘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张铣注：‘徇，求也。’据此不难知道，清华简之‘徇求’即《书序》之‘营求’。”<sup>56</sup>而清华简《说命》的成文不早于春秋后期。“有才”为春秋末期才出现的词汇，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一段即不早于春秋末期，其后约成文于战国初期的《逸周书·大聚》也有“称贤使能，官有材而士归之”句，因此上，《芮良夫毖》一篇中的“徇求有才”句也决定了其成文当不早于春秋末期。

鱼游春水网友于《清华简三〈芮良夫毖〉初读》一帖中指出“甬，整理者读为‘用’，无注解。今按，似可读为‘勇’。圣智、勇力并举，即上文之‘有才’。典籍亦见将国家的人才分为‘圣智’与‘勇力’而并举者。《管子·明法解》：‘明主在上位则竟内之，众尽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职致治以安国家。乱主则不然。虽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

---

<sup>56</sup>孔子2000网站：<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517>，2013年1月6日。

而非以奉其主也；虽有圣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国也。’此即勇力、圣智并举之例。《说苑·敬慎》篇亦‘聪明圣智’、‘刚毅勇猛’并列；《新书·过秦下》以‘勇力、智慧’并列，皆可参考。但孔子以后，儒家不尚勇力，所谓‘勇力不足惮也’（《韩诗外传》孔子语），芮良夫将勇力与圣智并举为‘有才’，与《管子》等书立意接近，值得玩味。”<sup>57</sup>其读“甬”为“勇”，甚是。以智、勇、仁为尚，是春秋中期以后的典型观念<sup>58</sup>，且其中或不称“仁”，而以“信”或“义”替换<sup>59</sup>。至春秋末期的兵家名著《司马法》中即由此发展为强调仁、义、智、勇、信<sup>60</sup>，《孙子兵法》则强调智、信、仁、勇、严<sup>61</sup>，于《六韬》则为勇、智、仁、信、忠<sup>62</sup>。不难看出，其共同强调者为智、勇、仁、信。与此相似的是，《逸周书》中也有多篇论及才能的分类<sup>63</sup>，其与《司

<sup>57</sup> 简帛论坛：<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40>，2013年1月6日。

<sup>58</sup> 如《左传·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左传·定公四年》：“（郈公辛曰）违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约，非仁也。灭宗废祀，非孝也。动无令名，非知也。”《国语·晋语二》：“（申生曰）吾闻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无勇。”《国语·晋语七》：“今无忌，智不能匡君，使至于难，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韩宗，请退也。”《国语·晋语七》：“悼公使张老为卿，辞曰：臣不如魏绛。夫绛之智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于刑，其学不废其先人之职。”《国语·吴语》：“（申包胥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之极，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吕氏春秋·决胜》：“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吕氏春秋·贵信》：“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谓智；临难而不能勿听，不可谓勇；许之而不予，不可谓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

<sup>59</sup> 如《左传·成公十七年》：“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失兹三者，其谁与我？”《国语·晋语三》：“共华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谋而困人不智，困而不死无勇。”《吕氏春秋·贵信》：“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谓智；临难而不能勿听，不可谓勇；许之而不予，不可谓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吕氏春秋·决胜》：“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

<sup>60</sup> 《司马法·仁本》：“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爭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司马法·严位》：“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间；以信专；以利劝；以功胜。故心中仁，行中义，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

<sup>61</sup> 《孙子兵法·计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sup>62</sup> 《六韬·龙韬·论将》：“太公曰：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sup>63</sup> 《逸周书·文酌》：“七信：一、仁之慎散，二、智之完巧，三、勇之精富……”《逸周书·大武》：“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艺。……六厉：一、仁厉以行，二、智厉以道，三、武厉以勇，四、师厉以士，五、校正厉御，六、射师厉伍。五卫：一、明仁怀怨，二、明智辅谋，三、明武摄勇，四、明材摄士，五、明艺摄官。”《逸周书·官人》：“信气中易，义气时舒，知气简备，勇气壮力。……诚智必有难尽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诚忠必有可新之色，诚洁必有难污之色，诚



马法》、《孙子兵法》共有的，即智、仁、勇三者，此即所谓三才<sup>64</sup>。三才于《论语》、《礼记》亦时有见称<sup>65</sup>，然诚如鱼游春水网友所指出的“孔子以后，儒家不尚勇力”，其事即自孔子起，在孔子的观念中，智、仁、勇三者的价值是不同的，其对勇的评价明显要低于仁<sup>66</sup>，且孔子之“仁”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即宋国的重仁观<sup>67</sup>，其二即《司马法》所体现的齐国的仁本观，而鲁国在地理位置上正处于齐、宋两强之间，其文化上所受影响自不待言，这或也可以说是“其义则丘窃取之”<sup>68</sup>的一例吧。因此可知，孔子对智、仁、勇的强调非其所原创，其对“勇”的贬低则明显与鲁地的弱势文化有关。由前文之所言已见，实际上在春秋中后期，对人的数种秉赋的列举中，“智”与“勇”才是每每被提出的，而“仁”则往往以“信”或“义”替换，或与之并列。

“勇力”一词，殷商、西周未见。按文献所系时间来看，最早见于《左传·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晋侯悼公即位于朝。……荀宾为右，司士属焉，使训勇力之士时使。……所以复霸也。”该段内容既已称晋悼公之谥号，又已见“所以”一词，自然是以成文于春秋

---

静必有可信之色。……有隐于仁贤者，有隐于智理者，有隐于文艺者，有隐于廉勇者，有隐于忠孝者，有隐于交友者”《逸周书·武纪》：“谋有不足者三：仁废则文谋不足，勇废则武谋不足，备废则事谋不足。”

<sup>64</sup> 《鬼谷子·谋篇》：“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不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

<sup>65</sup> 《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sup>66</sup> 《论语·公冶长》：“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泰伯》：“子曰：好勇疾贫，乱也。”《论语·宪问》：“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阳货》：“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礼记·礼运》：“故用人之知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礼记·中庸》：“哀公问政，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sup>67</sup> 《左传·僖公八年》：“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

<sup>68</sup> 《孟子·离娄下》。

末期较为可能。因此可以判断，“勇力”一词同样是以出现于春秋末期为最可能。该词于先秦传世文献盖出现五十余次，而《晏子春秋》十八见、《司马法》三见、《管子》四见、《六韬》七见、《墨子》五见，已共有三十七见，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管子·水地》称：“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羸而好勇。”这都明显体现出齐地文化的好勇特征。《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登牛山悲去国而死晏子谏》：“使贤者常守之，则太公、桓公将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则庄公、灵公将常守之矣。”《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景公问圣王其行若何晏子对以衰世而讽》：“景公外傲诸侯，内轻百姓，好勇力，崇乐以从嗜欲，诸侯不说，百姓不亲。”也可见春秋后期、末期的齐灵公、庄公、景公皆崇尚勇力。由此，虽不足以言《芮良夫毖》必定为春秋末期的齐地文献，但若以可能性论，则该篇为春秋末期齐文化的产物，可能性当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笔者已于《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sup>69</sup>中指出“总体上看，《逸周书》绝大部分篇章为春秋时期的齐国作品，时间范围则上启于齐桓之霸，下终于田氏代齐，代表着齐国一系的《书》之传承，其中的兵法内容，更是与《司马法》、《孙子兵法》多有对应，《太公书》（传世内容有《六韬》、《太公金匱》、《太公阴谋》等）亦对《书》系风格和兵法风格皆有继承，故《太公书》多有与《周书》内容相同者。《管子》的篇名‘匡’、‘戒’、‘解’也是继承自《逸周书》一系的缘故。”故这里对清华简《芮良夫毖》中“勇力”一词的分析，再次证明了清华简《书》系篇章较接近于《逸周书》的《书》

---

<sup>69</sup> 《学灯》第十七期，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jianbo.org/admin3/2011/xuedeng017/ziju.htm>。2011年1月1日。

系传承。

与此对应，“圣智”连称，除可能属于春秋末期的上博简《鬼神  
之明》一篇可见外，余者皆为战国文献，因此由“**圣智勇力**”句不难  
判断，《芮良夫毖》的成文时间上限当即是春秋末期。

**必探其宅，以亲其状。**

“探”及其它从“采”得声的字皆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因此  
“**必探其宅**”句自非西周所能有。

整理者言：“《战国策·秦策二》‘不能亲国事也’，高诱注：‘亲，  
犹知也。’《战国策·楚策四》‘春申君问状’，鲍彪注：‘状，事状。’”  
<sup>70</sup>可以补充说明的是，“状”字同样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而最早见  
于春秋后期的《山海经》之《山经》部分，是由“**以亲其状**”句可以  
判断《芮良夫毖》一篇的成文时间当不早于春秋后期。

**身与之语，以求其上。**

“与之”及“语”皆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与之语”则于《左  
传》最早见于襄公二十六年：“**左师闻之，聒而与之语。**”因此“**身与  
之语**”句的时段当不早于春秋后期。

“以求某某”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因此同样是春秋以后的句  
式。整理者言：“**上**，《国语·晋语五》‘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韦  
昭注：‘上，贤也，才在人上也。’”<sup>71</sup>其说可从。

<sup>70</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1页注四六，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71</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1页注四七，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昔在先王，既有众庸。

既，原字作“几”；庸，原字作“俑”。整理者言：“俑，读为‘庸’。《左传》昭公十三年‘君庸多矣’，杜预注：‘庸，功也。’”<sup>72</sup>其说可从。“昔在某某”句式，未见战国用例，由此亦可证前文所言《芮良夫毖》一文成文时间的下限最可能是春秋末期。

□□庶难，用建其邦。

“庶难”于前文已指出属春秋末期词汇。“用建”则仅见于春秋时期的《戎生编钟》：“用建于兹外土。”及《逸周书·度邑》：“今用建庶建。”因此亦可判断属春秋词汇。春秋晚期的《蔡侯纽钟》有“建我邦国”句，明显与“用建其邦”类似，因此由“□□庶难，用建其邦”句分析，《芮良夫毖》一文同样会被确定为不晚于春秋末期。

平和庶民，莫敢僖僖。

平，原字作“坪”。春秋之前未见“平”字，今可知最早的“平”字用例就是周平王的谥号，因此可知，“平”字很可能是春秋初期才出现的。“平和”一词，最早可见于《左传·昭公元年》：“于是有烦手淫声，悖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德也。”故该词出现的时间上限自是以春秋末期为最可能。

整理者言：“‘僖’上一字从清华简《金滕》‘𣪠’字左半，下从

<sup>72</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1页注四八，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心，应为‘懔’字。《广雅，释诂一》：‘懔，惊也。’ 憧，《说文·心部》：‘意不定也。’”故“莫敢懔憧”意即“莫敢惊扰”。

□□戾之，不□□□。

此句残缺过甚，大致意思似是说先王之治无贪戾等情况。

□用协保，罔有怨诵。

“□用协保”可与约为春秋后期的《逸周书·程典》：“慎守其教，小大有度，以备菑寇。协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习其武诫，依其山川，通其舟车，利其守务。”及约属战国前期的《管子·五辅》：“和协辑睦，以备寇戎。”互观。

诵，整理者读为“讼”，言“讼，《说文·言部》：‘争也。’”<sup>73</sup>其说可商。笔者认为，此处的“诵”当读如原字，同样与芮良夫有关的《诗经·大雅·桑柔》即有“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的诗句，而《芮良夫毖》前文也每每言及“民繇”、“不知寤告”，正可与“诵”对应。《左传·襄公三十年》：“从政一年，輿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亦可见先秦之诵经常与政事相关。而整理者所读为的“怨讼”，则最早仅见东汉时期的用例，于时似嫌过晚。先秦之“讼”往往涉及到的是“争”、“辩”，几乎看不到与“怨”发生联系的情况，故笔者有此判断。

<sup>73</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2页注五十，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恒争献其力，威變方讎，先君以多功。

“献其某某”句式于殷商、西周时期未见，“献其力”可见于约为战国初期的《礼记·月令》：“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与之类似的叙述还可见于《司马法·严位》：“自予以不循，争贤以为，人说其心，效其力。”可证这样的叙述较流行于春秋战国之交时期。

威，原字作“畏”；讎，原字作“𣪠”。整理者言：“‘變’通‘袭’，见清华简《说命中》篇注七。《大雅·韩奕》‘干不庭方’，陈奂《传疏》：‘方，四方也。’‘𣪠’通‘讎’，指讎敌。”<sup>74</sup>其说可商，原文之“畏”，当读为“威”，此点网友海天游踪先生已指出；變，当训为协和。《说文·又部》：“變，和也。”《尚书·顾命》：“變和天下，用答文武之光训。”《尚书·洪范》：“疆弗友克刚，變友柔克。”可证。方，副词，犹言正。讎，意为施用。《诗经·大雅·抑》：“无言不讎，无德不报。”毛传：“讎，用也。”《吕氏春秋·义赏》：“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久兴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高诱注：“讎，用也。”

“先君”之称，殷商、西周末见，因此可知，是春秋时期才出现的称谓。“多功”一词，殷商、西周亦未见。而最早可见于春秋末期成文的《左传·襄公九年》：“魏绛多功，以赵武为贤而为之佐。”一段，及同属春秋末期的《攻敌王光剑》铭：“攻敌王光自乍作用剑。赳余允至。克[尋戈]多攻。”（集成 18. 11666），因此可以判断，“多功”之说，最有可能是春秋末期才出现的。故由此句也可以判断，《芮

<sup>74</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 152 页注五一，中西书局，2012 年 12 月。

良夫毖》一文的成文时间上限，当即是春秋末期。

古□□□，□□□□。

此句残甚，难以判断原为何意。

□□元君，用有圣政德。

“元君”之称，同样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而可见于《国语·晋语七》：“公（晋悼公）言于诸大夫曰……抑人之有元君，将稟命焉。……二三子为令之不从，故求元君而访焉。”上博简《柬大王泊旱》：“君王元君，不以其身变厘尹之常故……君王元君，君善，大夫何祥争。”因此可以推测，称“元君”者盖不会早于春秋后期。

整理者言：“圣政德，犹言圣政圣德。”<sup>75</sup>政德连称，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铭文多见，因此由该句分析，《芮良夫毖》的成文时间当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末期之间，结合上文“元君”称谓不早于春秋后期，自然就可以得到《芮良夫毖》的成文时间以春秋后期至春秋末期为最可能。

以力及作，變仇启国。

“力作”一词，殷商、西周未见，于传世文献最早可见于约属战国初期的《管子·立政》：“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其后也仅是《管子》轻重诸篇多见，如《管子·山权数》：“藏参之一，不足以伤民，

<sup>75</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2页注五一，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而农夫敬事力作。”《管子·山至数》：“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

《管子·揆度》：“君终岁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除《管子》一书外，“力作”一词仅见于深受《管子》一书影响的韩非子作品中，《韩非子·六反》称：“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显然是源自对《管子》的学习和钻研结果。今《芮良夫毖》篇所见“以力及作”句，明显不会比《管子·立政》早很多，故前文推测《芮良夫毖》一篇当成文于春秋末期，正与《立政》篇在时间上相衔接。而由先秦时期“力作”一词几乎皆见于《管子》，可以证明此必是齐地管子学派所常用的词汇，那么《芮良夫毖》一篇成文于齐地的可能性，就不仅仅是前文推测的百分之七十了。

仇，原字作“𣪠”。整理者言：“𣪠，《书·顾命下》‘𣪠和天下’，孙星衍《今古文注疏》引《释诂》云：‘𣪠者，和也。’‘𣪠’见于郭店简《缁衣》及清华简《系年》（晋文侯名）、《周公之琴舞》，均相当于‘仇’字。《尔雅·释诂》：‘仇，匹也。’此处用为名词。《鲁颂·閟宫》‘大启尔宇’，朱熹《集传》：‘启，开。’启国犹言建国。”<sup>76</sup>而笔者认为，“𣪠仇”即前文“威𣪠方𣪠”的省言。

《易经·师卦》有：“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明显可与此句的“启国”对应。《周易》爻辞约成文于春秋后期，而自战国以降，则诸文献多言“建邦”。故与《周易》爻辞用词相同，可以说明《芮良夫毖》以成文于春秋后期至春秋末期为较可能，前文已多处证明《芮良夫毖》成文于春秋末期，与《周易》爻辞在时间上

<sup>76</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2页注五三，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正相衔接。

### 以武及勇，卫相社稷。

“武勇”亦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而可见于《管子·五辅》：“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管子·君臣》：“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及《尉繚子·制谈》：“故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溪。”结合前文“力作”一词也是基本上见于《管子》，就不难看出，《芮良夫毖》一文中所用词汇中，有齐地特征的词汇甚多。那么，说《芮良夫毖》成文于齐地的可能性为百分之八十以上，当不为过。

整理者言：“《礼记·乐记》‘治乱以相’，陆德明《释文》云：‘相，辅相也。’”<sup>77</sup>所说是。“社稷”连称，以清华简《程寤》：“币告宗祫社稷，祈于六末山川。”为可见最早，笔者已于《清华简〈程寤〉解析》一文指出《程寤》篇“是成文于春秋前期之末至春秋后期前段这一时间范围的齐地文献”<sup>78</sup>，故“社稷”连称恐不会早于春秋中叶。《左传》、《国语》中虽有多个章节涉及到“社稷”一词，但这些章节中凡所系时间早于春秋中叶者，也同时可以看到有“者”、“也”等虚词，因此就不难知道，这些章节基本上也都是成文于春秋中叶之后的。由此就可以判断，《芮良夫毖》一文既然有“以武及勇，卫相社稷”句，自然也很可能是齐地文献，且成文时间当不会早于春秋后期。

<sup>77</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2页注五四，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78</sup> 《学灯》第十九期，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bamboosilk.org/showarticle.asp?articleid=1886>，2011年6月30日。

怀慈幼弱，羸寡幪独。

“怀慈幼弱”即“怀幼慈弱”，“幼弱”连称，非殷商、西周所有，而最早可见于《左传》昭公时期、《国语》对鄆之役的追述，还有就是约成文于春秋末期的《管子·入国》：“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左传》相关章节本即不早于春秋末期，《国语》的相关章节也明显不会早于春秋末期，因此判断“幼弱”连称出现于春秋末期，当去事实不远。

幪，原字作“[見罍]”。整理者言：“《易·大壮》‘羸其角’，陆德明《释文》：‘羸，郑、虞作累。’《易·井》‘羸其瓶’，马王堆帛书本‘羸’作‘累’。《战国策·秦策一》‘此国累也’，高诱注：‘累，忧也。’‘[見罍]’从见罍声，而‘矜’本从矛今声，音近通假。《书·旅獒》孔颖达疏：‘[矜]是怜惜之意。’”<sup>79</sup>黄杰先生《初读清华简（叁）〈芮良夫毖〉笔记》一文指出[見罍]可读为“幪”<sup>80</sup>，所说是。《诗经·小雅·正月》：“忧心惛惛，念我无禄。”毛传：“惛惛，忧意也。”《经典释文》：“惛，本又作幪。”《尔雅·释训》：“惛惛，忧也。”值得补充说明的是，此种“怀慈幼弱，羸寡幪独”的观念，最早可溯之于《尚书·无逸》：“怀保小民，惠鲜鰥寡。”而得到明显宣称施行的，则以齐桓公葵丘之会的内容为始，《孟子·告子下》载：“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

<sup>79</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2页注五五，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80</sup> 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8](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8)，2013年1月6日。

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余，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以此缘故，从《管子》一书中可以多处看到此类观念，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约成文于春秋末期的《管子·入国》称：“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稍后于此的《管子·五辅》曰：“养长老，慈幼孤，恤鰥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同属齐地文献的《周礼·地官·大司徒》载：“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故不难判断，这是齐桓公之后齐国国政的主要内容之一。今《芮良夫毖》一文也有相关诗句，则该篇自是以出自春秋中期之后的齐地为最可能。

万民俱愁，邦用昌炽。”

整理者言：“《说文·心部》：‘愁……一曰说也。’《文心雕龙·论说》：‘说者，悦也。’”<sup>81</sup>“愁”字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而为典型的春秋词汇，如清华简《系年》第八章即有“晋文公立七年，秦晋围郑，郑降秦不降晋，晋人以不愁。”此字于《诗经》、《左传》、《国语》亦数见，故由此亦可以判断，《芮良夫毖》的成文时间显然不会早至

---

<sup>81</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2页注五六，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西周时期。

炽，原字作“箴”。整理者言：“箴，从竹惠声，惠声字与戠声字相通（参见《古字通假会典》第四一〇—四一一页），读为‘炽’。《说文·火部》：‘炽，盛也。’”<sup>82</sup>所说是。“邦用”云云，殷商、西周未见，而可比之于《尚书·酒诰》：“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清华简《皇门》：“王邦用宁，小民用段。”（《逸周书·皇门》作“四国用宁，小人用格。”），故显然是春秋句式。昌炽并言，又见于《诗经·鲁颂·閟宫》：“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因此由“邦用昌炽”同样可以判断，《芮良夫毖》的成文时间不会早至西周时期。

二启曰：“天猷威矣，舍命亡成。”

《周公之琴舞》整理者言：“启，乐奏九曲，每曲分为两部分，开始部分称‘启’，终结部分称‘乱’。”<sup>83</sup>所指当是《周公之琴舞》一篇的具体情况。广而言之，则“启”不一定与乐曲有关，且也无须与‘乱’对应。《逸周书》中就有若干篇名“启”（今作“开”）之文，其《序》称：“……作《九开》。……文王卿士，谗发教禁戒，作《文开》。……维美公命于文王，修身观天，以谋商难，作《保开》。……文启谋乎后嗣，以修身敬戒，作《大开》、《小开》二篇。……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作大、小《开武》二篇。……武王既没，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训敬命，作《成开》。”而这种名篇的习惯，在《六韬》

<sup>82</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2页注五七，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83</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35页注三，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太公书》）中仍有保留，其《武韬》之《发启》篇、《文启》篇、《顺启》篇，以及见于银雀山汉简的《葆启》篇，都是同样的命名结构。《芮良夫毖》篇中的“启”也并没有“乱”与之对应。故笔者认为，于特定的篇章称“启”，盖为齐地的一种用词习惯，今《芮良夫毖》的篇名既然是整理者所拟定，则未必即是原篇之名。此篇或是本名为《芮良夫启》或《芮启》，也未可知。

“天猷威矣”句，前文已述。

舍，原字作“豫”。整理者言：“‘舍命’乃古人常语。毛公鼎：‘父庸舍命。’《郑风·羔裘》：‘舍命不渝。’指发布号令而言。”<sup>84</sup>所说甚是。但若以《芮良夫毖》成文于春秋末期的齐地为基准来分析此句的话，则“舍命”一词恐有另解。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崔庆劫齐将军大夫盟晏子不与》：“崔杼既弑庄公而立景公，杼与庆封相之，劫诸将军大夫及显士庶人于太宫之坎上，令无得不盟者。……所杀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栝血，仰天叹曰：‘呜呼！崔子为无道，而弑其君，不与公室而与崔庆者，受此不祥。’俛而饮血。……崔杼将杀之，或曰：不可！……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为大不仁，而为小仁，焉有中乎！’趋出，授绥而乘。其仆将驰，晏子抚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县于厨，婴命有系矣。’按之成节而后去。诗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谓也。”不难看出，《晏子春秋》所引即《羔裘》篇诗句，其中对所引诗句的理解即“命有系矣”，是与《郑风·羔裘》：“彼己之子，舍命不渝。”句

<sup>84</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2页注五八，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的郑笺“舍，犹处也。之子，是子也。是子处命不变，谓守死善道，见危授命之等。”解释相一致的。那么回到《芮良夫毖》此句，前言“天猷威矣”，继之即言“舍命亡成”，显然这里的“舍命”不能理解为发布号令，而只能理解为“处命”或“守命”。

“亡成”（无成）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而最早可见于《易经·坤卦》：“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及清华简《皇门》：“政用迷乱，狱用亡成。”因此自然是春秋才有的词汇。

生□□难，不秉纯德，其度用失营。

整理者言：“中山王厝壶（《集成》九七三）‘寔有纯德遗训。’《周颂·维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纯。’毛传：‘纯，大。’纯德即大德。”<sup>85</sup>其句式来源，盖即《尚书·君奭》的“罔不秉德明恤”。而“纯德”一词，殷商、西周未见，最早可见于约属于春秋战国之交成文的《国语·郑语》：“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其后又见于大致为战国前期的《礼记·孔子闲居》：“无服之丧，纯德孔明。”（同于上博简《民之父母》），因此，“不秉纯德”句决定了《芮良夫毖》一文的成文时间上限恐距春秋战国之交不远，前文分析《芮良夫毖》成文于春秋末期，正与此情况相合。

“度用”，未见于殷商、西周时期，于先秦文献仅见于《管子》轻重诸篇，《管子·揆度》：“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又《管子·轻重乙》：“故先王度用于其

<sup>85</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2页注五九，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重，因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不难看出，“度用”实即“用度”，指费用、开支、流通手段等，而“用度”则见于约成文于春秋后期的《逸周书·大匡》：“问罢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罚之戾、哀乐之尤、宾客之盛、用度之费。”故这里再一次体现出了《芮良夫毖》一篇与齐地的《书》系传承及管子学派的关系。

整理者言：“《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烦乱之而志不营’，卢辩注：‘营，犹乱也。’”<sup>86</sup>其说实误。营，当训为治，指谋划、治理。《诗经·小雅·黍苗》：“肃肃谢功，召伯营之。”郑笺：“营，治也。”《吕氏春秋·孟冬》：“审棺槨之厚薄，营邱垄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高诱注：“营，度也。”皆可证。“度用失营”当是说周厉王时期的开支失去计划与节制，以至于要任用荣夷公为卿士来施行“专利”。作者盖以此来喻指春秋末期的君主（以齐景公为最可能<sup>87</sup>）奢靡无度的情况。

### 莫好安情，于何有争？

整理者言：“‘安情’即安于情，‘莫好安情’即没有人喜欢安于情。可，宜也。”<sup>88</sup>而网友 ee 则于《清华简〈芮良夫毖〉初读》一帖后跟帖指出“‘于可又静’应读为‘于何有争’。”<sup>89</sup>所说甚是。此句所言者，即周厉王与民争利之事。

<sup>86</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2页注六〇，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87</sup> 《史记·齐太公世家》：“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可证《芮良夫毖》篇中的描述与齐景公时期的情况吻合，但显然《芮良夫毖》一篇不是出自齐景公名臣晏子之手。明显的差别就在于，《芮良夫毖》以“勇力”为材而几乎无视“礼教”，晏子则强调“礼教”而反对尚勇。

<sup>88</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2页注六一，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89</sup> 简帛论坛：<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40>，2013年1月13日。

莫称厥位，而不知允盈。

整理者言：“《孙子·形》‘四曰称’，王皙注：‘权衡也。’”<sup>90</sup>其说实误。称，意为符合、相应。《诗经·曹风·候人》：“彼其之子，不称其服。”郑笺云：“不称者，言德薄而服尊。”“厥位”于殷商、西周未见，而可见于《尚书》、《左传》，因此也是春秋才出现的词汇。“莫称厥位”即今所言“不称职”。此处直言君主“莫称厥位”，已可视为田氏代齐的先声。

“而不知某某”句式，于传世文献最早可见于《孙子兵法·地形》：“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因此不难判断，这是春秋末期才流行的句式。

允，意为确实。《诗经·大雅·公刘》：“度其夕阳，豳居允荒。”郑笺云：“允，信也。夕阳者，豳之所处也。度其广轮，豳之所处，信宽大也。”《诗经·鲁颂·泮水》：“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孔颖达疏：“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故“允盈”即是言确实满盈了，指其贪争无忌的行为而言。

莫□□□，□□□□型。

此句残缺过甚，仅大致可以判断其结构与上句句式接近。

<sup>90</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2页注六二，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自起残虐，邦用不宁。

整理者言：“残、虐同义连用。《周礼·夏官·大司农》‘放弑其君，则残之’，郑玄注：‘残，杀也。’《尔雅·释言》：‘猎，虐也。’邵晋涵《正义》：‘古者以弑为虐。’”<sup>91</sup>可补充说明的是，“残虐”一词于殷商、西周未见，而可见于《群书治要》卷三十一引《文韬》：“武王曰：为人臣而令其主残虐，为后世笑，可谓忠臣良士乎？”《孔子家语·执轡》：“其法不听，其德不厚，故民恶其残虐，莫不吁嗟。”不难看出，该词的使用范围以齐鲁文化地区为主。

“不宁”未见殷商、西周用例，而最早可见于《尚书·洪范》：“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其显然就是《芮良夫毖》篇“邦用不宁”句的句式来源。

凡惟君子，尚监于先旧。

监，原字作“蓝”。“监于某某”未见于殷商、西周时期，而最早可见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显然是西周灭亡之后，春秋以来才流行的观念。

整理者言：“‘先旧’见于叔尸钟（《集成》二七五），铭文说‘尸簋其先旧，及其高祖’，指旧人、先人而言。”<sup>92</sup>而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叔尸钟是春秋晚期齐灵公时之器，恰有利于前文所推定的《芮良夫毖》一文约成文于春秋末期的齐地之说。

<sup>91</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3页注六三，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92</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3页注六四，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道读善败，卑匡以戒。

道，整理者读为导，言：“《左传》僖公二十年：‘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善败指成功和失败。《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杨伯峻注：‘『读』字涵义，既有诵读之义，亦可有抽绎之义，故译文用『研究』两字。’导读指引导研究。”<sup>93</sup>其说“善败”则是，而其说“道读”则非。道读，即宣说，其例可见于《诗经·邶风·墙有茨》：“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中冓之言，不可读也。所可读也？言之辱也。”高亨注：“读，宣扬。”

卑，即俾，《诗经·邶风·绿衣》：“我思古人，俾无訖兮。”毛传：“俾，使。”该词于战国之后即罕有用者，故由此可以判断《芮良夫毖》当不晚于春秋时期。匡，原字作“𠄎”。整理者言：“𠄎、匡音近可通。《小雅·六月》‘以匡王国’，郑笺：‘正也。’”<sup>94</sup>因此“卑匡以戒”即“使正以戒”，《国语·楚语上》所说“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

□□功绩，恭监享祀。

整理者言：“《荀子·王霸》：‘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功绩指功业和劳绩。”<sup>95</sup>功绩（绩功），未见于殷商、西周时期，而于传世文献最早可见于约成文于春秋末期的《逸周书·常训》：“古者明王奉

<sup>93</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3页注六五，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94</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3页注六六，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95</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3页注六七，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废法，奉则一也，而绩功不同，明王是以敬微而顺分。”及《左传·成公八年》所载君子曰“作人，斯有功绩矣。”因此该词的出现自是以不早于春秋末期为较可能。

监，原字作“𠄎”。整理者言：“𠄎，从见从心从白，疑为‘监’之异体。《国语·楚语下》：‘圣王正端冕，以其不违心，帅其羣臣精物以临监享祀。’”<sup>96</sup>其说可从，所引《楚语下》的章节，即约成文于春秋战国之交，因此这显然也有利于前文所言《芮良夫毖》一文最可能是春秋末期成文。

和德定刑，正百有司。

整理者言：“‘和德定刑’应理解为和以德、定以刑。”<sup>97</sup>所说是，《左传·隐公四年》：“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管子·幼官》：“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又见《兵法》篇）皆可证春秋时期强调以德和民之说。“百有司”又可见于约属战国前期的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乃命百有司曰……”，与之相应，《管子》一书中多处有“百官有司”的称谓，如属于战国后期的《管子·小匡》：“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及《管子·霸形》：“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另外，《吕氏春秋·勿躬》篇也在称引管仲与桓公的对话后总结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无不职矣，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由此自是可以推论《勿

<sup>96</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3页注六八，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97</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3页注六九，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躬》篇中的这一章节，很可能也是本为《管子》一书的佚文。在《孟子》书中，同样可以看到“百官有司”的称谓，如《孟子·滕文公上》：“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孟子·告子下》：“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从以上所列内容不难看出，这样的称谓，明显局限于齐鲁地区，而其最初的形式当即“百有司”。《鲍叔牙与隰朋之谏》自然是齐地文献，且战国前期也去春秋末期不远。故可推知，“百有司”之称当即是源于春秋末期的齐地。

胥训胥教，胥裁胥谋。

胥，即相，见前文所“胥收胥由”句整理者注。网友鱼游春水先生已提到“《尚书·无逸》：‘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与简文遣词造句都很近。”<sup>98</sup>所说甚是，“胥训胥教”句，明显即源于《尚书·无逸》的“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因此《芮良夫毖》篇自然不会早于春秋前期。

裁，原字作“𡗗”，整理者释为“箴”，而笔者以为，此字或即“裁”字，当读为“裁”。《左传·僖公十五年》：“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相应内容《列女传·秦穆公姬》作“晋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图之。”《淮南子·主术训》：“及至乱主，取民，则不裁其力。”高诱注：“裁，度。”

各图厥永，以交罔谋。

---

<sup>98</sup>简帛论坛：<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40>，2013年1月13日。

整理者言：“郭店简《尊德义》：‘凡动民必顺民心，民心有恒，求其永。’此处用法相同。”<sup>99</sup>此句还可以参看《尚书·金縢》的“惟永终是图。”

整理者言：“交，结交、交往，引申为治理。罔谋，指罔谋之人，即民众。”<sup>100</sup>其说甚误。“交”通“教”<sup>101</sup>，罔谋即无谋，此无谋当为泛指，包括君王与同僚在内，而绝非是特指“民众”。《诗经·大雅·板》：“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蕘。”《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见以交傲子。若子方壮，能经营百事，倚相将奔走承序于是不给，而何暇得见？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傲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褻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傲也。”皆是其证。

天之所坏，莫之能支。天之所支，亦不可坏。

整理者言：“此‘天之’二句见于典籍，文字上略有出入。《左传》定公元年：‘天之所坏，不可支也。’《国语·周语下》记卫彪溪见单穆公时云：‘周诗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

<sup>99</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3页注七〇，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00</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3页注七一，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01</sup> 《古字通假会典》第792页“教与交”条，齐鲁书社，1989年7月。

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诗也，以为饯歌，名之曰『支』。’”<sup>102</sup>所说是。与这段内容类似的叙述，实际上于传世文献多处可见，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值得注意的是，在春秋末期之前，类似的这些叙述，皆未见指称明确的来源，且文字上也颇有不同。及至整理者所提到的《左传·定公元年》：“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前句才与《国语·周语下》系之于上年的“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苾弘欲城周”章所引“其所坏，亦不可支”几无差异，故其对之前的类似叙述的承袭，也可说是很明显的。但直至此时，仍是与《芮良夫毖》篇各有异说。《左传·定公元年》未言是诗，《国语·周语下》言是《周诗》，但却认为是武王克殷所作的《支》篇，皆不以为与芮良夫有关。由此即不难看出，这样的叙述，最初当是春秋时期的谣谚类传闻，属公言性质，也没有明确的创作者归属。《支》篇的作者收入类似辞句并冠之以武王克殷所作，《芮良夫毖》的作者则收入类似辞句以为芮良夫之诗。比较与《芮良夫毖》所收辞句最为类似的《左传·定公元年》所引及《国语·楚语上》所引，同样不难判断，《芮良夫毖》的作者收入此诗句的时间，即当在春秋末期。这也就说明了，前文分析《芮良夫毖》篇最可能成文于春秋末期，当属近实。同时也意味着，无论是《诗三百》还是逸诗，其凡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为殷商、西周时“某某人”所作之文，皆是一种观念而已，恐俱与史实无涉。

---

<sup>102</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3页注七二，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反反其亡成，用匡何威？

整理者言：“反反，读为‘板板’。《大雅·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瘁’，毛传：‘板板，反也。’孔颖达疏：‘《释训》云：『板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义，故为反也。’”<sup>103</sup>实则毛传、孔疏皆误。反反（板板），当训为威仪貌，也即严肃生硬之状。《诗经》中凡两见“反反”，《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其未醉止，威仪反反。”《诗经·周颂·执竞》：“降福简简，威仪反反。”皆是言威仪，故“上帝板板”也当是形容上帝之威仪肃穆冷漠，对民间疾苦毫不关心。《芮良夫毖》的“反反其亡成”即前文所言“舍命亡成”，言众臣虽肃穆威严，却于政事一无所成。

威，原字作“畏”；何，原字作“可”。整理者皆读如原字，言：“《逸周书·成开》‘式皇敬哉’、《祭公》‘汝其皇敬哉’，孔晁注：‘皇，大也。’”<sup>104</sup>其说当误。匡即正、威即威仪，前文俱已见，此处同。“反反其亡成，用匡何威”即是言“一副威严肃穆的样子却终无所成，能用来支撑什么威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任什么都不成，装出这么严肃正经的样子给谁看呢？”作者盖用以讽刺朝堂之上的君臣不关心民间疾苦，尸位素餐、徒具其表。

德刑怠惰，民所詆吡。

“德刑”，前文已言。

<sup>103</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3页注七三，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04</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3页注七四，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怠，原字作“恣”；惰，原字作“絀”。整理者言：“絀、朮同从朮声。古籍中朮、队相通，坠、墮相通（参见《古字通假会典》第五五五页），故‘絀’可通‘惰’。‘恣絀’即‘怠惰’。《逸周书·大匡》：‘慎惟怠墮。’‘墮’同‘惰’。”<sup>105</sup>其说可从。“怠惰”一词殷商、西周未见，而以约为春秋后期成文的《逸周书·大匡》为可见最早，因此《芮良夫毖》之成文自是以不早于春秋后期为较可能。

吡，原字作“訛”。整理者言：“《孟子·离娄上》‘国之所存者幸也’，焦循《正义》引王引之《经传释词》：‘所，犹若也，或也。’《荀子，非十二子》‘则可谓詖怪狡猾之人矣’，杨惊注：‘詖与妖同。’訛，读为‘僻’〈比声字与辟声字相通，参见《古字通假会典》第五九〇页〉。”<sup>106</sup>其说恐非。所，表结构的助词，与其后的动词结合，构成名词性结构。詖，言论怪异。如《大戴礼记·保傅》：“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计者谓之詖诬。”卢辩注：“昔伊尹谏夏桀，桀笑曰：‘子为詖言矣。’庄辛谏襄王，襄王曰：‘先生为楚国詖与！’是也。”訛，即吡，訾毁也。《庄子·列御寇》：“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为者也。”郭象注：“吡，訾也。”《集韵》卷五：“諛，吡，普弥切，《博雅》：‘諛，訾毁也。’或作吡。”为政者若德刑怠惰、玩忽职守，那么老百姓自然就不会说好听的了。

约结绳断，民之关闭。

整理者言：“《鹖冠子·天权》‘释约解刺’，陆佃注：‘约，如绳

<sup>105</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3页注七五，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06</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3页注七六，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约之约。’《汉书·严延年传》‘以结延年’，颜师古注：‘结，正其罪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绳之外也’，王先慎《集解》云：‘谓绳墨。’犹法度。‘夷司’即‘劓’，读为‘断’。《国语，晋语九》‘及断狱之日’，韦昭注：‘决也。’”<sup>107</sup>其对“结”、“绳”的解释显然有误。

“约结”是见于《管子》的术语。《管子·形势》言：“不重之结，虽固必解。”《管子·形势解》对其的解说为“圣人之与人约结也，上观其事君也，内观其事亲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后约结；约结而不袭于理，后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

另在《管子·枢言》有：“先王不约束，不结纽，约束则解，结纽则绝。故亲不在约束结纽。……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

而对《管子》一书多有承袭的《荀子》、《韩非子》中同样有该词，《荀子·王霸》：“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韩非子·说疑》：“从阴约结以相固也，虚相与爵禄以相劝也。”可见“约结”即“约束结纽”，指订立共同遵守的约定。《左

传·文公元年》：“践修旧好，要结外援。”要，即约。因此可知，称

“约结”恐当不早于春秋中期。“绳”，指纠正、修正。《管子·法法》：

“绳之以诛僂，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

整理者言：“关、闭本指门之闩木，《说文通训定声》‘关’下：

‘竖木为闭，横木为关。’”<sup>108</sup>所说是，《管子·八观》：“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银雀山汉简《三十时》：“可修关闭，铸管钥。”即皆是用原义，故“民

<sup>107</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4页注七七，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08</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4页注七八，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之关闭”犹言“民之关键”。

如关棧扃管，绳断既正，而五相忧毖，遘易凶心。

整理者言：“《庄子·人间世》‘求狙猴之杙者斩之’，陆德明《释文》：‘杙，司马本作杙，崔本作棧。’《尚书大传》‘椽杙者有数’，郑玄注：‘杙者，系牲者也。’”<sup>109</sup>所说是。

正，原字作“政”，此处当读为“正”。

忧，原字作“柔”；毖，原字作“訛”。整理者言：“‘五’通‘互’，五、互均为鱼部字，一在疑母，一在匣母，古音很近。古书中‘五’可通‘牙’，‘牙’可通‘互’，‘五’、‘互’间接通用（参见《古字通假会典》第八五四-八五七页）。柔，《尔雅·释诂》：‘安也。’訛，读为‘比’，《逸周书·文酌》‘往来取此〈比〉’，朱右曾《集训校释》：‘比，亲也。’”<sup>110</sup>黄杰先生于《初读清华简（叁）〈芮良夫毖〉笔记》文中提出“‘五相’指五位辅政者。”<sup>111</sup>所说当是。笔者以为，此“五相”当即喻指齐景公时期的栾、高、陈、鲍、晏五氏。据《史记·齐太公世家》：“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是景公初年立左右相。至齐景公二年，庆封挑拨崔氏内乱，并借机诛灭崔氏，独揽国政<sup>112</sup>。齐景公三年，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田、鲍、高、栾氏

<sup>109</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4页注七八，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10</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4页注七九，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11</sup> 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8](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8)，2013年1月6日。

<sup>112</sup>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崔杼生成及强而寡。娶东郭姜，生明。东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与东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病，而废之，而立明。成请老于崔，崔子许之。偃与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与强怒，将杀之。告庆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与偃是从，父兄莫得进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庆封曰：‘子姑退，吾图之。’告卢蒲癸。卢蒲癸曰：‘彼，君之仇也。天或者将弃彼矣。彼实家乱，子何病焉！崔之薄，庆之厚也。’他日又告。庆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难，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强杀东郭偃、棠无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众皆逃，求人使驾，不得。使圉人驾，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犹可。’遂见庆封。庆封曰：‘崔、庆一也。是何敢然？请为子讨之。’

相与谋庆氏。庆舍发甲围庆封宫，四家徒共击破之。庆封还，不得入。”庆封被逐，四家当政。《晏子春秋》中，又屡次称“晏子相齐”或“晏子相景公”，但观《左传》及《晏子春秋》就不难看出，晏婴不仅缺乏实权，而且实力也恐不及于前列田、鲍、高、栾四家，故或可推测，当齐景公前期，实际上是田、鲍、高、栾、晏五氏辅政，因此自然可以称“五相”。

“柔”当读为忧，前文已见。“訛”字由《芮良夫毖》下文“吾用作訛再终”与前文“芮良夫乃作詛再终”比较，即不难知道，“訛”即“詛”。前文所引整理者已言：“詛，相当于文献中的‘毖’。……王念孙《广雅疏证》以为‘毖’‘皆戒敕之意也’。”因此，“五相忧毖”当即是说辅政五臣忧思国政并戒敕于朝。

遯，原字作“喬”，句首助词。

整理者言：“易，《史记·乐书》‘移风易俗’，张守节《正义》：‘易是改易之称也。’”<sup>113</sup>凶心，即咎恶之心，指前文所言“婪贪狡悞，满盈康戏”等。《墨子·非命下》：“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着，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因此“喬易凶心”当是指更易执政者的为恶倾向。

覘甄嘉惟，蕃和庶民。

覘，原字作“覘”；甄，原字作“甄”。整理者言：“覘，读为‘研’。

《易·系辞下》‘能研诸侯之虑’，孔颖达疏：‘研，精也。’《文选·张

---

使卢蒲弊帅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宫而守之，弗克。使国人助之，遂灭崔氏，杀成与强，而尽俘其家。其妻缢。弊复命于崔子，且御而归之。至，则无归矣，乃缢。崔明夜辟诸大墓。辛巳，崔明来奔，庆封当国。”

<sup>113</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4页注八〇，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衡《东京赋》》‘研核是非’，薛综注：‘研，审也。’<sup>114</sup>其说可商。笔者以为，“覓”当即“覓”字，此处读为“覓”。“覓”字已见于清华简《尹至》篇，笔者在《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中已言：“覓，从见从垂，简 1530 残断于此字之下。此字后世文献犹可见，作覓，《玉篇》、《广韵》、《集韵》皆有，解曰‘视也’。”<sup>115</sup>这里同样可解为“视”，《类篇》卷三十六：“覓，诸延切，察也。”故“覓覓”当即视察。

整理者言：“惟，《尔雅·释诂上》：‘谋也。’邢房疏：‘惟者，思谋也。’”<sup>116</sup>其说当可从。《诗经·大雅·生民》：“载谋载惟，取萧祭脂。”郑笺：“惟，思也。”亦可证“惟”有思谋之意。

蕃，原字作“番”，整理者释为“料”，言：“《国语·周语上》‘乃料民于太原’，韦昭注：‘料，数也。’”<sup>117</sup>似不确。笔者以为，此字与清华简《尹至》简 5 的“番”字古文为同一字，此处当读为“蕃”，训为息。如《国语·越语下》：“五谷睦熟，民乃蕃滋。”韦昭注：“蕃，息也。”《文子·上礼》：“阴阳和平，万物蕃息。”

政令德刑，各有常次。

令，原字作“命”；次，原字作“宀”。整理者言：“‘宀’通‘次’。《管子·侈靡》‘故有次浮也’，《集校》引何如璋云：‘次，谓次第。’”<sup>118</sup>其说可从。“各有”云云，未见于殷商、西周时期，而最早可见于据传为卫武公所作的《诗经·大雅·抑》：“覆谓我僭，民各有心。”

<sup>114</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 154 页注八一，中西书局，2012 年 12 月。

<sup>115</sup> 孔子 2000 网站：<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481>，2010 年 7 月 1 日。

<sup>116</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 154 页注八一，中西书局，2012 年 12 月。

<sup>117</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 154 页注八二，中西书局，2012 年 12 月。

<sup>118</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 154 页注八三，中西书局，2012 年 12 月。

无论该诗是否为卫武公所作，要之在于“各有”云云为春秋才出现的句式。常、次递言，可见于《管子·地员》：“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

邦其康宁，不逢庶难。

“康宁”即安宁，该词于殷商、西周未见，而在先秦传世文献中仅见于《尚书·多士》：“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尚书·多方》：“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这也就说明了，《芮良夫毖》一篇不早于春秋时期，且作者熟悉《书》系文献。

逢，原字作“奉”。“逢”字殷商、西周未见，因此“不逢”自是春秋才有的词汇，其最早可见于《左传·宣公三年》：“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因此该词的出现恐不会早于春秋后期。“庶难”为春秋末期词汇，前文已述。

年谷纷成，风雨时至。

“年谷”一词，殷商、西周未见，而首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国无道而年谷和熟，天赞之也，鲜不五稔。”（又见于《国语·晋语八》：“国无道而年谷和熟，鲜不五稔。”所记事、辞皆雷同，当为同源材料）因此该词的出现恐不早于春秋末期，这也就意味着《芮良夫毖》的成文时间当不会较春秋末期更早。

纷，原字作“焚”。整理者言：“‘焚’通‘纷’。《易·巽》‘用史

巫纷若’，陆德明《释文》：‘纷，盛也。’”<sup>119</sup>说可从。

“风雨时至”又见于《国语·周语下》：“风雨时至，嘉生繁祉。”据《国语》所记是周景王二十三年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言，其时间正对应春秋末期的齐景公中段，与前文推测的《芮良夫毖》很可能成文于春秋末期的齐地，恰可相合。

此惟天所建，惟四方所祗畏。

“某某之所建”同样见于上引《国语·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言内容“颛顼之所建也，帝誉受之。”祗畏，即敬畏。“四方所祗畏”句明显来源于《尚书·金縢》的“四方之民，罔不祗畏。”故由此句亦不难判断，《芮良夫毖》很可能成文于春秋末期。

曰其罚时当，其德刑宜利。

时，原字作“寺”。“时”即“是”，此种用法于《书》系篇章多见。赏罚必当的观念，频见于先秦诸书，如《管子·版法解》：“施报必当，出言必得，刑罚必理。”《管子·明法解》：“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具，故其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则主尊显而奸不生。”《墨子·非攻中》：“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情欲毁誉之审，赏罚之当，刑政之不过失。”

“其德刑义利”即“其德利，其刑义”，整理者读“义”为“宜”，可从。“德利”可见于《管子·霸言》：“德利百姓，威振天下。”“刑

<sup>119</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4页注八四，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义”可见于《尚书·康诰》：“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

如关棧不闭，而绳断失榑。

如，即若，表假设。“关棧”，前文所引整理者注已言。“绳断”见前文。

整理者言：“榑，《说文·木部》：‘度也。’段玉裁注：‘此与手部『揆』音义皆同，『揆』专行而『榑』废矣。’”<sup>120</sup>所说是。揆、榑皆为殷商、西周所未见，因此这同样说明《芮良夫毖》篇当不早于春秋时期。

五相不疆，罔肯献言。

整理者言：“疆，读为‘强’。《尔雅·释诂》：‘强，勤也。’《孟子·梁惠王下》‘强为善而已矣’，焦循《正义》引《淮南子》高诱注：‘强，勉也。’”其说可从。“罔肯”一词，殷商、西周未见，先秦传世文献则多作“不肯”，最早见于《尚书·多方》：“有夏诞厥逸，不肯感言于民。”因此该词自然是春秋才出现的词汇。殷商、西周时期亦未见“献言”之说，而最早见于《逸周书·皇门》：“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献言在于王所。”（清华简《皇门》作“苟克有谅，亡不懔达，献言在王所。”）这同样说明《芮良夫毖》的成文不早于春秋时期，且较接近《逸周书》所属的《书》系传承。

<sup>120</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4页注八五，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人诵扞讳，民乃邵器，靡所并依。

诵，原字作“颂”；扞，原字作“攷”。整理者言：“‘颂’通‘讼’。‘攷’即‘扞’，《左传》成公十二年‘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杜预注：‘蔽也。’《资治通鉴‘汉纪九’‘抵冒殊扞’，胡三省注：‘拒也。’”<sup>121</sup>笔者以为，此处之“颂”仍当读为“诵”<sup>122</sup>，指讽谏之言。

讳，原字作“𦉑”，整理者读为“违”。笔者以为，当读为“讳”，《说文·言部》：“讳，諛也。从言韦声。”《楚辞·七谏·谬谏》：“愿承间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讳。”王逸注：“所畏爲忌，所隐爲讳。”扞为拒蔽，讳为避忌，于义相关，故“人诵扞违”即拒绝接受他人的讽谏之言并视为禁忌，对应传说的周厉王弭谤之事。

整理者言：“郭店简《穷达以时》‘皋陶’作‘邵繇’，知皋、邵两声字可以相通。此处‘邵’读为‘号’。《周礼·春官·大祝》‘令皋舞’，郑玄注：‘皋读为卒号呼之号。’孙诒让《正义》：‘号、号音义同。’”<sup>123</sup>其说可商。笔者以为，邵通号<sup>124</sup>，器通号<sup>125</sup>，故“邵器”实即“号号”，为春秋以来习见词汇，《易经·同人》：“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易经·旅卦》：“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墨子·明鬼下》：“庶旧嫠寡，号咷无告也。”可证。

“靡所”是典型的春秋词汇，此点前文已言。并依，整理者读为“屏依”，网友鱼游春水先生指出：“‘并依’也可以读为‘傍依’。”<sup>126</sup>

<sup>121</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4页注八七，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22</sup> 《古字通假会典》第8页“颂与诵”条，齐鲁书社，1989年7月。

<sup>123</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5页注八八，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24</sup> 《古字通假会典》第810页“鞞与𦉑”、“鞞与𦉑”、“苕与𦉑”、“苕与𦉑”诸条，齐鲁书社，1989年7月。

<sup>125</sup> 《古字通假会典》第798页“器与𦉑”条，齐鲁书社，1989年7月。

<sup>126</sup> 简帛论坛：<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40>，2013年1月9日。



所说甚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集解》：“服虔曰：并，音傍。傍，依也。”《汉书·武帝纪》“遂北至琅邪，并海上。”颜师古注：“并读曰傍。傍，依也。”皆可证“并依”即“傍依”。

日月星辰，用交乱进退，而莫得其次。

殷商、西周未见“星辰”一词，日月星辰连称，今可见以属于春秋前期的《尚书·尧典》之“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为最早，这也就意味着，《芮良夫毖》的成文当不会早于春秋前期。

交乱，即交相惑乱，指前所言的“日月星辰”进退失常。“交乱”之说，殷商、西周未见，而最早可见于约属春秋末期的《逸周书·史记》：“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及时间大致接近的《诗经·小雅·青蝇》：“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因此由“用交乱进退”句也可判断《芮良夫毖》篇约成文于春秋末期。

前文已分析《芮良夫毖》中的五相很可能是指栾、高、陈、鲍、晏五氏，而据《春秋·昭公十年》：“夏，齐栾施来奔。”《左传·昭公十年》：“齐惠栾、高氏皆奢酒，信内多怨，强于陈、鲍氏而恶之。……陈、鲍方睦，遂伐栾、高氏。……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栾施、高强来奔。陈、鲍分其室。”则五氏执政的可能时间范围，显然即在陈、鲍、栾、高四氏逐庆封后以至陈、鲍逐栾、高之前。

《开元占经》卷十八引《荆州占》曰：“施恩布德，正直清虚，则五星顺度，出入应时，天下安宁，祸乱不生；人君无德，信奸佞、退忠良、远君子、近小人，则五星逆行、变色、出入不时、扬芒角、怒变为妖星。”又引《石氏星经》曰：“下侵上，则五星逆。”又引《黄帝占》曰：“五星逆行变色，出入不时，则王者宜变俗更行，起毁宗庙，立无后，赈贫穷，恤孤寡，宽刑罚，赏有功，举名士，礼贤者，顺天道；四时发藏财物，虚府库，薄赋敛，则日月五星，妖孽虹彗，不为祸害矣。”而在鲁昭公九年十月至鲁昭公十年五月这段时间，于天象则有：

鲁昭公九年十月至于十二月，水星由氐宿退行至亢宿，十二月至转年一月又由亢宿顺行至氐宿。

鲁昭公九年十一月至于转年一月，金星由尾宿逆行至心宿，一月至二月又由心宿顺行至尾宿。

鲁昭公九年十一月至于转年一月，土星由觜宿逆行至参旗，一月至二月又由参旗顺行至觜宿。

鲁昭公十年一月至二月，火星由鬼宿逆行至北河，二月至三月又由北河顺行至鬼宿。

鲁昭公十年四月至九月，木星由箕宿逆行至尾宿，九月至十二月，又由尾宿顺行至箕宿。

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天象正与“日月星辰，用交乱进退，而莫得其次”相符。

“莫得”一词，最早可见于约为春秋末期成文的《左传·襄公二

十七年》：“告庆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与偃是从，父兄莫得进矣。”一段内容。关于星次的记述，目前可见，未有早于春秋时期的材料，因此这同样限制了《芮良夫毖》成文时间的上限。

岁乃不度，民用戾尽。

《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岁行一次，十二年一周天，与太岁相应，故曰岁星。人主之象，主仁，主义，主德，主大司农，主次相，其国吴、齐。”又引《荆州占》曰：“岁星主司天下诸侯人君之过。”又引《尚书纬》曰：“时五纪，气在于春纪，可以观农桑，禁斩伐，以安国家，如是，则岁星得度，五谷滋矣。政失于春，星不居其常。”可见在古人观念中，岁星行度的占验重要性。于《左传》、《国语》中，多次记录皆涉及到岁星行次的灾异，其中有一次的记录是颇值得注意的。《左传·昭公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而“婺女”依分野说属齐，《史记·天官书》：“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正义》引《星经》曰：“须女、虚，齐之分野，青州。”《开元占经》卷六十四：“须女、虚，齐之分野。”皆可证，所以才有裨灶所说的“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当齐之分野出现妖星，故裨灶说“告邑姜也”，后面的“邑姜，晋之妣也”则明显是为印证晋君之亡而将其天象与晋国牵扯上关系的措辞。众所周

知，该年的岁星并不在颛顼之虚，因此杜预注所言“齐得岁”云云，自然与实际的天象无关。换言之，“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只是岁星十二年一周天观念下的推演。而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论，既然可以观测到女宿出现了客星，自然也同样可以观测到岁星当时并不在颛顼之虚。因此，妖星出婺女，岁星按十二年一周天观念当行至颛顼之虚而却不在颛顼之虚，这些显然实当为齐国之灾。故结合《芮良夫毖》中“岁乃不度”句与《左传·昭公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应当可以判断，《芮良夫毖》一文极可能即成文于鲁昭公十年的春正月之后、夏五月之前。“岁乃不度”句实即是喻指“有星出于婺女”及“今兹岁在颛顼之虚”而岁星却并不在颛顼之虚的天象。

整理者言：“戾，《战国策，赵策二》‘而齐为虚戾’，鲍彪注：‘戾，疾也。’《墨子·天志中》‘疾宁戾疫凶饥则不至’，孙诒让《间诂》：‘戾、厉字通。’……《玉篇，皿部》：‘尽，终也。’”<sup>127</sup>其说可从。“民用”云云，殷商、西周未见，而最早可见于《尚书》诸篇，因此同样是春秋句式。

咎何其如？殆哉！

“何其如”即“其何如”，此类问句于殷商、西周未见，传世文献可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左传·昭公三年》：“叔向曰：齐其何如？”《管子·度地》：“昔者

<sup>127</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5页注八九，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因此不难判断当不早于春秋后期。

殆，原字作“𣎵”，整理者读为“台”，言：“其如台，参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尹至》注〔一八〕。”<sup>128</sup>其说显误。该句当读为“咎何其如？殆哉！”殆哉，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而以《尚书·秦誓》：“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故可知是春秋中期以来才出现的词汇，这也就意味着，《芮良夫毖》的成文当不早于春秋中期。

朕惟冲人，则如禾之有穉。

冲人，年幼之人。《尚书》及清华简《书》系篇章已多见，此不赘述。

“则如”未见于殷商、西周时期，故可知同样为春秋才出现的词汇。整理者言：“穉，《说文·禾部》：‘幼禾也。’”<sup>129</sup>其说是。

非谷哲人，吾靡所援口诣。

谷，原字作“穀”。整理者言：“《说文·子部》：‘穀，乳也。’段玉裁注：‘此乳者，谓既生而乳哺之也。’哲，《诗·小雅·鸿雁》‘维此哲人’，朱熹《集传》：‘哲，知。’穀哲人是穀于哲人的意思。”<sup>130</sup>黄杰先生于《初读清华简（叁）〈芮良夫毖〉笔记》指出：“今按：‘穀’在楚简中很少用为本字，一般用为‘谷’，此处亦当读为‘谷’，意为

<sup>128</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5页注九〇，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29</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5页注九二，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30</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5页注九三，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善，与‘哲’意近。‘谷哲人’即谷哲之人。‘诣’前一字残泐不可识，但可以推测‘援’、□、‘诣’等动词与‘谷哲人’在意义上的关系是‘援’、□、‘诣’于‘谷哲人’。”<sup>131</sup>所说甚是，今从之。

靡所，是典型的春秋词汇，前文已言。援，原字作“爰”，即求援。诣，造访、拜见。整理者言：“《小尔雅·广诘》：‘诣，进也。’”<sup>132</sup>上句言自己年幼，所以此句说只能拜见贤哲之人以求援助。不难判断，齐景公前期时写成此《芮良夫毖》篇的作者还是很缺乏显赫政绩的年轻人。

我之不言，则畏天之发机。我其言矣，则佻者不美。

与“我之不言”类似的句式，可见于《左传·哀公十一年》：“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佻，原字作“憇”。整理者言：“《庄子·齐物论》：‘其发若机括。’《孙子·势》：‘节如发机。’《后汉书·张衡传》：‘（候风地动仪）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发机指发动的机关。憇，字从心，佻声，读为‘逸’。《尔雅·释言》：‘逸，过也。’郝懿行《义疏》：‘又通作佻。’美，《文选·陶潜〈拟古诗〉》‘佳人美清夜’，吕向注：‘美，犹爰也。’”<sup>133</sup>所说可商。发机，当指发动机关，即指前文的“天猷威矣”而言，并非是“发动的机关”。佻者，当读为“佚者”，指那些只图安佚、佚乐的执政者。美，当训善。这句是说，我不说，恐怕上天即将降灾祸于我邦；我说了，那些只图安佚享乐的执政者又不以为善。

<sup>131</sup> 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8](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8)，2013年1月6日。

<sup>132</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5页注九四，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33</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5页注九五，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民亦有言曰：谋亡小大，而器不再利。屯可与玩，而鲜可与惟。

“民亦有言”句，殷商、西周未见，而先秦传世文献多作“人亦有言”，且仅见于春秋时期，至战国时期即不复可见。这也就意味着《芮良夫毖》一文当成于春秋时期。

器，指兵器。《管子·小匡》：“制断器，尚完利。”《吕氏春秋·简选》：“兵甲器械，欲其利也。”《汉书·晁错传》：“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可证。

整理者言：“屯，可训‘皆’，为总括词（参见《朱德熙文集》第五卷，第三二～三五，一七三～一八四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年）。

忼，《说文·心部》：‘贪也。从心元声。《春秋传》曰：忼岁而漱日。’”

<sup>134</sup>其说误。屯，当读为“钝”，这里兼指兵器不锋利<sup>135</sup>与人的愚钝顽劣

<sup>136</sup>。忼，即玩，指玩耍、戏弄。《说文·玉部》：“玩，弄也。”惟，即

谋，前文已见，又兼指维系、维护。《管子·霸言》：“僇其罪，卑其

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尹知章注：“戮其首罪，卑其爵列，维持其

人众。”此句是说，兵器不锋利就可以玩耍（为人愚钝可与一起嬉戏），

但不锋利的兵器则难以用来维护邦家（顽劣的人就很难与之谋事）。

曰於呼畏哉，言深于渊，莫之能测。

笔者已于《清华简〈保训〉解析（修订版）》<sup>137</sup>讨论过“於呼”，

<sup>134</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5页注九六，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35</sup> 《国语·吴语》：“使吾甲兵钝弊，民人离落。”

<sup>136</sup> 《淮南子·俶真训》：“狡猾钝愒，是非无端，孰知其所萌。”

<sup>137</sup> 《学灯》第十二期，简帛研究网站：<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9/xuedeng12/ziju.htm>，2009年10月5日。

读者可参看，此不赘述。“畏哉”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而可见于《左传·昭公六年》：“《诗》曰：‘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女其畏哉！”这与前文推测《芮良夫毖》成文于鲁昭公十年，在时间上恰是非常接近的。

以渊深为譬，殷商、西周未见，而始见于《诗经·小雅·小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言其不可测，则有约成文于春秋末期的《管子·九守》：“高山仰之，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该句又见于《六韬·文韬·大礼》）其后有《六韬·文韬·尚贤》：“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鹖冠子·能天》：“切譬于渊，其深不测。”因此可知，“言深于渊，莫之能测”句自是以不早于春秋末期为最可能。

民多艰难，我心忧思。

“艰难”一词，殷商、西周未见，而始见于《尚书》的《无逸》及《顾命》篇，因此可知，当是约出现于春秋前期的词汇。

“我心”云云，同样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而《诗经》频见，因此也当是春秋词汇。“忧思”可见于《孔丛子·论书》：“孔子曰：君子之于人，计功而除过，太甲即位，不明居丧之礼，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复位，谓之明王。”显然不会早于春秋末期。

繫先人有言：亡父母能生，亡君不能生。



繫，原字作“毆”，整理者言：“‘毆’通‘繫’。”<sup>138</sup>可从。“先人有言”未于见殷商、西周时期，因此当可推测是春秋以来才出现的转述方式。生，指生存。《管子·形势解》：“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管子·入国》：“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饮食饥寒，身之膾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此即所谓“亡父母能生，亡君不能生”。

吾中心念挂，莫我或听。

“中心”一词，殷商、西周未见，而于《诗经》已是频见，因此可知属春秋词汇。

整理者言：“《楚辞·九章·哀郢》‘心絪结而不解兮’，王逸注：‘絪，悬。’”<sup>139</sup>所说可从。

吾恐罪之[及]身，我之不口。

“罪之[及]身”类似于《左传·昭公五年》：“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管子·七臣七主》：“不悟，则所恶及身。”《孟子·尽心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吕氏春秋·原乱》：“故凡作乱之人，祸希不及身。”《战国策·楚策四·楚考烈王无子》：“君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战

<sup>138</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1页注三七，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sup>139</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5页注九七，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国策·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

这样的句式，由传世文献可见，显然以春秋末期为最早。

□□是失，而邦受其不宁。

将本句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崔庆劫齐将军大夫盟晏子不与》：“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颈，剑承其心，令自盟曰：不与崔庆而与公室者，受其不祥。”及《墨子·鲁问》：“子墨子见齐大王曰：‘今有刀于此，试之人头，倅然断之，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试之人头，倅然断之，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国覆军，贼杀百姓，孰将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相比较即不难看出，这样的句式是自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的句式，因此这同样说明《芮良夫毖》当不早于春秋末期。

吾用作毖再终，以寓命达听。”

整理者言：“寓是寄托的意思。《管子·小匡》：‘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命应理解为天命。《书·梓材》‘用怵先王受命’，蔡沈《集传》：‘命，天命也。’”<sup>140</sup>所说似可商，由前文“我之不言，则畏天之发机。我其言矣，则佞者不美”及“吾恐罪之[及]身”句来看，此处所寄托者，当为百姓与作者自身的命运。虽然自始至终作者也并没有

<sup>140</sup>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5页注九八，中西书局，2012年12月。

直指朝臣、直言朝政，但其仍然是写出了《芮良夫毖》来表达自己的忧虑，难保不会因言获罪，故对于作者而言，其命已非其所有，而是与民间百姓之疾苦都寄希望于《芮良夫毖》篇了。